

# 南 北 奇 俠 傳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5300B

# 南北奇俠傳卷二

譙北楊塵因蛟川莊病骸

武進許指嚴眉批 杭縣黃退閣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 奇中義

### ●查如龍劉元初軼事

說元室主

前仆後繼  
張吾國光

清室之初有天下也。故明遺臣逸老。與夫海內奇人畸士。不甘異族入主。陰謀苦志。以圖恢復。其奇謀秘計。與所處時地之困難。有倍於後世萬萬者。既殞身滅族以殉。而事蹟茫昧。姓字翳如。後之人幾不能舉其名。而鹵莽滅裂粗疏寡謀者輩。貿然輕發大難。既不能保其身家。且因以累及他人。於事豪無裨益。而世之人爭以偉人烈士之名奉之。此亦天下事至不平者矣。以余所聞查如龍劉元初軼事。其機事之沈密。識略之遠大。豈近世革命家所可同年而語。而吾

以恢奇諷  
怪之人用  
恢奇諷怪  
之策

國民竟無知此人者。不亦悲哉。如龍者。吳人也。弘光朝起家乙科。官某部郎。國變後。匿跡江湖。未嘗一日忘光復也。乃僞造天下督撫提鎮關防印信。並其私印花押。一一模彷彿真。是時朝廷已有意裁撤三藩。吳耿尙諸人。皆陰謀自固。數以密使通往來。如龍知海內必有變也。乃矯爲諸督撫提鎮秘書。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誓雪仇恥。進兵方略。及現時兵馬錢糧之數。皆備載焉。又僞爲報書。彙爲一冊。以吳三桂地廣兵強。可爲盟主。因走滇南。寓省城外某山一僧寺中。先爲血書一通。上之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各部院大臣。皆有同心。共襄國難。盟津之會。待王爲主。王中國人也。當日之事。本出於不得已。原王之心。豈肯服左衽垂辮索以終老哉。今清主幼弱。大臣擅政。貪縱苛虐。海內苦之。又其元臣宿將。零落殆盡。此誠天佑漢族。難得易失之好機會也。今天下輕重之樞。惟在王一人耳。王若能出兵以臨中原。豪傑之士。皆將聞風響應。裹糧景從。指揮若定。眞反掌閒事矣。書成。令一童子詣王府上之。所以

小人易滿  
千古定論  
惜哉類聚  
物以類聚  
無怪其然

如龍之策  
竟為清廷  
撤藩之動  
機數哉

不親往者。欲露布此書。使人共聞。脅三桂以不得不從也。童子至府門。逡巡不得入。後以書歸。如龍乃自詣王府上謁。是時三桂志得意滿。溺聲色遊宴。且已衰老。自謂海內無與敵者。不復禮天下士。幕僚多庸下齷齪。無一有遠圖者。如龍徘徊府門數日。卒不獲通一刺。乃廢然返。後遊曲靖。以用僞銀事敗。吏搜其橐。得所爲書稿及印信甚夥。知府李率祖。故漢軍旗人。與三桂夙有隙。得此喜甚。然以其書稿所列天下督撫提鎮姓名幾遍。一發將不可收拾。遂取而燔之。唯以上平西書稿申督撫。聞於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至京。詔令磔之於市。如龍臨刑時。戟手西南嚮。指三桂誓曰。汝不用我言。欲效忠滿洲耳。然我死。行見汝夷九族也。三桂是時實不知有如龍。如龍顧爲此言。蓋仍冀三桂舉事。恐朝廷以是書致疑也。然清室自是益疑諸藩。撤藩謀愈急矣。

劉元初者。蜀士也。明末爲蜀王劉文秀幕客。文秀降清。三桂復羅置幕中。康熙癸丑。閩粵兩藩皆上疏請撤藩回京。三桂子應熊時方尙主在京。密書啓三桂。

曰。朝廷久疑王。今尙耿皆有疏辭職。王獨無之。朝廷疑將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三桂使元初具疏稿。元初曰。上思調王離滇久矣。特難啓口。且以王故。尙耿亦得久安其位。今尙耿疏已上。而不蒙俞允者。亦以王在故耳。疏朝上。夕離滇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爲而欲效之。且欲釋朝廷之疑。豈一疏所能集事耶。三桂怒曰。予疏卽上。上亦未調。我具疏正以明我無他。何害焉。出元初爲鹽林提舉。未幾。撤藩詔果下。三桂乃思元初言。復召爲內院學士。三桂率兵北犯。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元初上書諫曰。愚計此時。已直搗幽燕。痛飲黃龍府矣。乃阻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事機。以待四方之師。愚誠不知其何說也。意者王冀諸大臣入朝爲王乞恩命乎。諸大臣負其君。辱其身。一抵都門。卽當東身司敗。一身救死之不暇。尙容其爲王請耶。若曰待世子南歸。而後進兵。愚以爲清廷寧失天下。亦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强者鬥。弱者利在乘便。而强者利於角力。富人與貧人訟。貧人樂於速結。而富人樂於持

侃侃而談  
不愧策士  
惜不得主  
何

久。今以雲南一隅之地。財力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山陝之武勇。吳越之財貨。皆雲翔蜩集於荆襄江沔之間。顧乃案兵持重。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强者角力。而貧人與富人競侈也。噫。吾無望矣。惟冀天早生聖人。以靖中國耳。三桂得書不報。久之。元初亦發憤臥疾死。

俠魂曰。三桂反覆小人。眼光如豆。本無遠圖。而如龍元初。光復心切。急不暇擇。得非其主。實令世之抱奇才異能之士。同聲一哭。

### ●侯侗曾

佚名

侯廣成。諱侗曾。嘉定人。中崇禎初年進士。官至提學副使。清兵初至吳。各縣震驚。常熟有鄉紳嚴子章。時子求。合吳龍岡之衆。招義陽王於福山。以樹義旗。崑山有鄉紳顧錫疇。王南陽等。與縣公楊知事。合陳墓陸兆魚之衆。擁立通城王。以與義師。惟太倉有張孟二人。皆清將也。領兵據州城。城中人力弱。懼不敢動。嘉定縣廣成侯公。素以忠義自命。聞四方兵起。慨然誓衆。與鄉紳黃蘊生。孝廉

張介茲。及縣中豪傑。糾合義師。協力城守。以拒清。方是時。東海之義旗蔽空。聲援日至。而明之總兵吳昇嘉。近在松江。游擊魯斯若。近在劉河。皆擁兵以拒清者。廣成悉與之連盟。倚與指臂之使。清兵來攻城。侯公率勇士邀擊之。斬獲無算。時清兵每戰輒敗。然敗則益兵以來。其勢頗張。而嘉定之俗。素稱驍悍。拳勇者居多。氣可吞敵。多寡強弱。所不計也。自此相拒者累月。清軍多用箭。侯公軍多用鳥槍。雜以防牌。又兼用火器。及伏兵以待之。清兵不敢近城。侯公乃離城十餘里。擇要處。拒河爲固。率鄉兵之勇健者。前後遮擊。又城門銅銃。各重八百餘斤。實用以守城者。至是僞云。以銅銃至。用大樹數段。蒙以黃襖。假稱巨砲。架於橋畔。敵至則聲言放砲。清軍奔逸而去。既而清軍忽大至。鄉兵不敢禦。公衆亦退走入城。清軍圍城。公使人請救於吳淞總兵吳昇嘉。嘉使驍將蔡將軍。率衆來解圍。將軍至。駐兵於近地。自己單騎雙鞭。直馳至城下。清兵攢擗刺之。但聞戛擊數聲。而蔡已飛渡濠矣。城上人納之。入見侯公。因致師命。侯公不知其



惜哉

蔡將軍雖  
咎侯公而  
猶能敬侯  
公忠義之  
動人有如  
此者

侯公死而  
黃公繼之  
地下有知  
足稱同志

張公一門  
盡節氣壯  
山河光爭  
日月

爲猛將也。待之無殊禮。惟尋常一飯。使之速整兵來救而已。蔡出歎曰。方今棟  
摧梁折。慮非一木之所能勝。我以侯公爲人豪。故來一見。意必吐哺走迎。共決  
大計。此是何世界。尙可以舊日聲名。而坐使驅策効命之士乎。我觀侯公亡在  
旦夕。但惜其忠義。不能相隨入湯火耳。遂策馬出城而去。清兵犯之。擊傷數十  
人。潰圍而出。揮軍使却。蔡亦不謁吳而隱。後不知所終。侯公晝夜拒戰。見救兵  
不至。自分以死殉城。納刃於靴。未幾城陷。侯公自刎死。闔門俱被害。惟一子之  
居鄉者。削髮而遁。獲免。時七月初四日也。黃蘊生見城破。乃自縊於僧舍。其絕  
命辭曰。大明進士黃淳耀。國破家亡。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  
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惟有此心而已。異日天下復  
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有感於余心。張介茲見城中勢危。出其二  
子於郊外。與其夫人及一幼女自隨。城破。夫人先投井死。介茲自縊於堂。其女  
扶井呼其母。亦憑欄而死。家甚貧。亂定。衆劇金殮之。其絕命辭曰。托命不辰。僑

居此土。倚絕宗親。路隔同氣。與城俱亡。死亦爲義。舉家殉之。惜非其地。後有君子。不我遐棄。又有張金父子四人。日夜與清軍戰。父子三人俱被殺。惟一子在圍城中。乘亂逃出。亦幾不免虎口。其友吳二哥養之於家。始而堅守。繼而勿死。魂俠曰。勇哉侯公。烈哉侯公。臨大節而不奪。侯公無愧矣。至於黃公張公之相繼以死。同爲不可多得。有明節義之多。自宋以後。未之有也。嗚呼。明社雖屋。猶有榮施矣。

●徐九一

佚名

徐九一。諱沂。別號勿齊。蘇州人也。以翰林居家。大有時名。清師南下。吳中郡縣莫不讐服。已而清師下剃髮之令。民心怨忿。各郡縣同日起兵以拒師命。時吳中人內外皆叛。開六門之關以通戰。清帥不能禁止。乃斂兵固守於府學。使衛兵穴牆立馬控弦以待。人有持兵相向者。則射殺之。軍中紛爭者。歷旬。四方之人聞吳中大亂。各引兵來會。松江有田將軍。崇明有荆大徹。蔣若萊。劉河有魯

事雖不成  
心亦良苦

此雖權宜  
之策者若  
行之節義  
墮地矣

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  
而今而後  
公不朽矣

有殺無赦

斯若。陳墓有陸兆魚。先後進兵相攻。皆不能取勝。相繼潰去。清兵見城中略定。遂以師擊城外之亂者。民不能敵。咸皆星散。清師命擒城下之未削髮者。斬其頭而懸諸城。以徇於衆。曰。不削髮者視此。於是人皆削髮。時九一公方家居。髮尙未剃。兵士忽環其門。迫之剃髮。公知勢不能已。然心竊自念。一剃髮則忠孝掃地。不剃髮則身家立亡。遲留未決。夫人勸之曰。略剪些便可掩飾。與其留髮以殞軀。曷若剪髮以保身之爲智乎。徐公不應。夫人卽呼其婢曰。取剪刀來。與主人剪髮。其婢爲公除去巾幘。持刀欲剪。見公之髮鬢黑如雲。長幾委地。不覺失聲曰。好頭髮。眞可惜。公遽止之。令勿剪。卽束髮而起。冠帶入祠堂。拜辭祖先。躍入荷池而死。闔郡聞之。莫不嘆息。然是時郡城雖剃。而下邑猶阻東海之師。密若鱗集。愚民互相煽惑。以爲海兵旦暮至。有剃髮者必先誅之。故沿海之民。不怵於清朝之號令。而怵於海上之餘威。見一已剃髮之人。卽指爲奸細。必相率誅之。其後海兵漸散。愚民受清師之屠戮者。不可勝計。皆觸剃髮之禁以死。

作揚州十日記

者也。嗚呼。如勿齊廣成輩。身荷國恩。甯死不辱。義也未可多得者也。彼愚民之自蹈白刃。亦復何爲。時運變遷。明哲罕覯。可勝悼哉。

逸史趙氏爲徐公贊曰。躊躇而死。審義而取。一語警心。投袂卽起。吳峯獨秀。狂瀾止水。涓涓者泚。沿流牽芷。以奠我公。我公歆止。

俠魂曰。徐公不忍以剃髮生。甘以留髮死。不降志。不辱身。忠孝兩全。馨香千古。吾閱此記。如讀文山正氣歌。

●乞兒傳

樸庵

關心國事  
巧亦賢矣

翻進一層  
義更精湛

甲申之變。江寧有乞兒。遇士人於路。輒問曰。相公知北都事乎。士人曰。哀詔已至。崇禎皇帝自縊矣。乞兒咨嗟不已。市酒飲之。入以爲醉。忽放聲大哭曰。崇禎皇帝果死耶。乞兒何生爲。或曰。多少貴人。不死。爾欲覓死。寧勿痴耶。乞兒怒曰。我亦大明赤子也。坐視山河破碎。而不一動於心乎。且貴人。不死。此我之所以欲死也。北望叩頭數十。赴水而歿。當時又有一丐。曳杖挈瓢。且行且哭。至通濟

橋視水大笑不止。笑罷復哭。倚杖掛瓢。自投於水。

俠魂曰。兩人皆丐耳。雖形迹略有不同。而皆投水以死。則同。始知成仁取義。古今人何必不相及也。兩丐亦不朽矣。

### ●無塵先生

季

拒虎進狼  
古今同慨

明之亡也。東南志士爭建義旗。屢仆屢起。慷慨激昂。斷頸折脰而不惜。然而神州陸沈之禍。發端於三桂之引敵。亡國覆種。爲千古罪人。吾獨怪乎朱舜水輩。又欲乞師於日本。不幸而事成。倭人復爲建州之續。野心思逞。雖欲制之而不能也。則舜水輩其能免於賣國之冤乎。吾於是乃服無塵先生。先生明宗室也。國亡後。變姓名爲某。起義於江南。兵敗。爲流矢所中。傷其唇焉。療治數旬。幸而無恙。而唇遂缺矣。唇與塵同音。故先生遂號曰無塵。往來江淮間。聞舜水將乞師日本。一晝夜走三百里。謁舜水。欲止之。及至。則已先一日行。先生痛哭曰。此揖盜之計也。其天禍中原乎。欲買舟追之。時人皆誚其迂遠。莫肯相助。竟不果。

可謂深人  
無淺語

多才多藝  
其先生之  
謂歟

行已而聞日皇不允所請。乃喜。先生清康熙中。嘗流寓吳越間。或授徒以自給。然人莫知其何許人。先生工詩文。能書。尤精奇門六壬等術。嘗至燕京。望宣武門。慨然曰。皇氣盡於此矣。人莫知所謂。先生亦未嘗示人。後年八十餘。入山不返。或傳其仙去。閱三百數十年。世無知先生者。獨九華一樵者。能言其事。蓋其先世曾隸先生麾下。親見先生行事。嘗以語其子孫。歷數世。猶能道之。及清鼎既革。遂謂先生王氣盡此之言。蓋指宣統也。夫讖緯之說。本難深信。宣武宣統。其字適符。偶然事耳。是何足據。先生起義。亦義所應爾。獨是阻舜水乞師之舉。其識見獨高於他人。然裨史野乘。未聞有載先生事者。是可慨也。

俠魂曰。舜水乞師於日本。其爲禍與三桂等。先生獨阻其去。可謂識高於頂矣。世有先生其人者乎。吾將馨香祝之。

●秦丐

嘉定一我

嗟乎。淮陰市上。受辱少年。子胥江頭。乞憐漂母。人生世上。與其怵怵覩於冠

丐能讀書  
豈非儒丐

此等筆意  
從劉伶酒  
德頌得來

蓋搢紳間。母甯解衣沾酒。袒臂呼市僧與飲。至國亡種滅時。昔所謂文章道學之士。貪生怕死。稱臣稱子於犬羊種子。無一能殉國難者。而惟此卑田院中之乞兒。尙有血性。以死殉國。不亦奇哉。明末流寇之亂。秦中諸郡塗炭最甚。有丐者。秦人也。不詳其姓氏。據父老流傳。但名曰秦丐。乞食於西安市上。日着敝衣冠。岸然行道上。手攜一筐。筐貯書數卷。高粱酒一瓶。鐵綽板銅喇叭一副。夜宿城樓下。遇陰雨則展卷讀。守門軍斥曰。爾讀書人。何以丐。丐曰。不讀書。則不丐矣。共笑其癡。遇天晴。則呼市僧與屠拘沽兒痛飲。且達不醉。衆曰。爾之貌非貧賤相。且識字。何以丐。丐擲盃大哭曰。我秦中某孝廉也。祖國將沉。無乾淨土以爲家。故爲丐。不識不知。無拘無束。以天地爲室廬。以日月爲燈燭。以江河爲襟帶。以木石爲友朋。歌哭無常。叫號隨己。何樂如之。衆以爲顛。而丐自若也。過市上熱鬧處。則粉墨登場。打鐵綽板。吹銅喇叭。振喉一聲。山嶽四應。演榮陽公子教歌。鰥寡孤獨之流。疲癯殘疾之輩。弄蛇牽犬。刻劃盡情。具天人菩薩心腸。而

屈大夫澤  
此行吟至  
此又得一  
同志

無限低徊  
無限感慨

爲衆生說法者也。自後或入優人班。敝衣囚面。坐塲後點腰鼓。神色恬然。益自落拓。日園學田院。與盜鷄斬狗者拍板搖鈴。唱笛里曲以度日。或獨自科跣雙髻。披鷄衣。左持屈原傳。右持酒瓶。謳吟離騷詞。行乞市上。人與之錢。則擲地不顧。去。與之酒。則飲盡其壺而去。來莫知其所自來。去莫知其所自去。天下惟不爲他物所束縛者。秦丐也。昊天不弔。禍我中原。賊破西安。大肆淫掠。丐者每夜歸城樓。必痛哭。除夕。郡人傳言李賊僭皇帝位。吳三桂往滿清借兵。秦丐聞之。趨歸。大哭抵暮。題詩壁上曰。分茅踐土莫非臣。雉堞重重寄此身。世上如予何必死。明朝不是大明人。竟自經死。

俠魂曰。同一死耳。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秦丐者。不死於西安未破之前。而死於李賊僭位之日。可謂死得其所矣。彼貪生畏死者。秦丐之罪人也。

◎劉家廟雙傑傳

嘉定一我

亞東大陸。睡獅初醒。鄂江怒潮。黃鶴歸來。白旗瑟瑟。出現於大江南北。檄文昂



續書得聞  
別有會心

昂。徧傳於中原舊土。二百六十八年沉淪之祖國。恢復於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之八月十九日也。敵來咫尺。夢破深閨。國家多事。驚電紛傳。斯時揚子江之濱。黃鶴樓之旁。有一小門戶。戶中雅而潔。種種陳設。皆舊家樣。書架倚牆。垂籤累累。長案橫排。楮翰硯牀。悉具。一少年風神朗澈。方伏案讀李華古戰場文。傍坐一及笄女子。伴讀。目注口吟。丰彩豔絕。不施脂粉。衣履樸雅。雖小家。女而有大家風範。少年家。質樸。蒼早謝。此係其童養未婚妻也。女子忽謂少年曰。君……君亦知近日革命軍戰況乎。義師發難。使人心快。奏凱傳來。萬姓歡呼。當此民族競爭之時代。英雄用武之機會。馬革裹尸。爲國捐軀。男兒有志也。萬不可效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之惡習。李華之文。悲雖悲矣。麗雖麗矣。但令人一披讀而英武之血氣。盡歸冰冷。何勿易讀文天祥之正氣歌耶。悲壯之句。雄奇之文。一讀爽然快然。語次。女子卽在書架上抽一古本。授少年讀。少年一讀再讀三讀之。而一變其從前文弱之驕風。勇武之氣。現於面上。少年曰。我能效孟

慷慨激昂  
雄心勃發  
手執鋼刀  
九十九殺  
盡敵人手  
罷手

忠魂義魄  
雖死猶生

堅之投筆。卿能效木蘭之從軍乎。女子曰。釋笄而爲弁。此易易事。須臾。女子攜一農人衣服。至。少年見之。喜曰。善！善！女子乃一經改裝。惟妙惟肖。猝然望之。儼一鄉間農夫也。蕭蕭易水。壯士從軍去。纖纖弱女。桃花馬上。騎國人歡送。祈戰死！祈戰死！之聲。不絕於耳。不願生還辱。但期戰死榮。一對佳麗。慷慨請纓。殆所謂兒女而英雄者耶。硝煙彈雨。血飛肉舞。斯時也。漢口劉家廟之役。民軍與北兵劇戰。兩陣既定。礮聲震天。敵彈飛來。噉然一聲。已突中一少年民軍之右臂。驟然蹶仆。血流殷然。又一少年兵士。亟趨而前。以手扶其背。以巾拭其血。以假紉帶縛其傷處。而負之于背。至臨陣之軍醫處。敷以止血藥。又復負之於漢口之倫敦醫院。臥之榻上。解傷臂。示西醫醫。以藥敷之。不數分鐘。而少年民軍之身。漸漸不動。診治無效。一轉瞬間。而忠魂竟歸去天上。少年兵士呆立。若喪魂魄。涕淚不成聲。戰戰曰。君死國難。妾其奈。何。斯言既出。諸醫士益羣相駭。顧曰。此非女子之聲音耶。此非三楚女子之聲音耶。噫。胡爲若此。胡爲

平日注意  
時事並非  
鹵莽讀書

若此。兵士乃略述其易裝改服。夫婦從軍之顛末。言畢。已操刃割胸前矣。一聲  
嗚嗚。烈魂飛去。醫者不及救。乃檢視少年民軍身。見有藏書兩卷。一爲中國歷  
史。述古人之豐功偉業。已爲槍彈洞穿。一爲地圖。詳載各省入京之路。嗚呼。以  
一普通兵士。而竟儲此兩物。恐歐美之軍國民。亦未必有如此之人物也。  
二我曰。忠男烈女。拚性命。薄血肉。出入槍林彈雨之場。抱定馬革裹尸之志。義  
哉。雙傑勇哉。雙傑。兩魂西歸。三軍北上。死者不死。生者母生。  
俠魂曰。一對夫婦。同出入於槍林彈雨中。夫死於前。婦繼於從。勇也而義矣。  
得此雙傑。爲歷史光。吾將起而崇拜之。

### ●採藥遇仙

佚名

青溪生者。佚其姓名。六朝世家子也。早慧。在襁褓中。卽識之。無年十二。能文章。  
惟不樂制藝。以爲汨沒性靈。無關實用。喜爲詩古文詞。尤好讀神仙傳。及修練  
之術。貌極韻秀。君履翩翩。每一入市。有看煞衛玠之况。少孤。性至孝。朝夕不離

翩翩佳公子至此亦飄飄欲仙矣

不忘故舊視彼趨炎慕勢者大有天淵之隔

母側。食物必嘗而後進。十三舉茂才第一。聲名藉甚。大家爭欲壻之。生悉謝去。生家城東偏。城市山林。地頗函僻。有良田二百畝。足資衣食。茅屋十數楹。亦頗修潔。疏花峭石。位置井井。後一院落。大可數畝。種梅百株。間以修竹。每至雪月交輝。翠禽爭喚。生披鶴氅。徘徊其下。望之如神仙中人。母嘗訓之曰。汝承父餘業。可得溫飽。但當潔身修行。奉老身以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自是益屏棄外事。絕意進取。閉門奉母。不與世通。所居室三楹。實以圖書。除晨昏定省外。坐臥其中。良辰佳日。一二良友至。淪茗清談。娓娓不倦。賓主俱忘。饒有普宋人意。生有友某。早舉科第。鄉人思交歡之。以是座上客常滿。惟招生不能致。往往謝客。從生遊。後暴卒。委棺敗寺中。舊時賓客。無一至者。生臨哭甚哀。卽宿寺中。經紀其喪。復鬻產爲營葬事。歲時每以錢穀恤其家。然自歸後。忽忽如有失。每以身爲泡幻。慨然有出世之想。日誦黃庭道德諸經。不去口。後母病。有藥不能得。生乃徒步數十里。入山求之。時已薄暝。歸鳥爭巢。白雲封徑。但見山氣蒼莽。四合。

不敢不告  
而娶孝之  
至矣

不辨去路。正躊躇間。見山後有燈光射林隙。急趨投之。一叟鬚貌古樸。佇立門外。如有所俟。見生大喜。邀之入。相待久矣。來何遲也。叟自言籍隸上清。其女與生有姻緣分。當於是夜合。生告以故。叟付一丸。且笑曰。子亦太憨生。若爲吾壻。明日吞此。卽可僮列仙班。何必復問家事。又呼婢裝女出。年可十五六。光彩四照。誠天人也。叟卽扶生交拜。生大怒。揮叟曰。翁言何謬也。天上豈有無母之國哉。甯死不能從命。憤憤而出一凝神間。人屋俱杳。幸贈丸尙在懷中。次日持歸進母。服之尋愈。後數年。母卒。生遂入山。不知所終。

俠魂曰。淡淡寫來。頭頭是道。斯爲神品。

### 黔客

尊聞閣主

浙省金華府李姓。爲郡望族。至李達民早卒。遺二子。長宗敏。補郡弟子員。次宗成。不得志於小試。循例捐上舍生。宗敏兄弟皆慷慨好施。有湖海風。去秋有款門入者。襪履異常。其人長揖曰。僕黔地之難人也。父某。壯歲舉於鄉。長兄副貢。

客無好客  
無能馮驩  
客孟賞君  
其形狀正  
復類是

將軍從天  
外飛來真  
表是出人意

次兄亦與鄉選。惟某與詩書無緣。早歲投筆學賈。黔地亂。家園邱墟。父及長兄。皆死於難。惟仲兄不知所往。某流離至楚。復轉徙至此。聞賢昆仲有古孟嘗風。且辱在同姓。故投奔至此。宗敏審其姓字。蓋李姓度名。敏兄弟優待之。其人誠樸無華。飲食外卽緘默不語。然有問必答。且所談多中理。敏兄弟甚折服。李度居敏家數月。飽食後卽酣眠。或枯坐不言所長。人亦不知其有何長也。李家人見度碌碌無奇。多以海客遇之。惟敏昆仲敬禮弗衰。李家殷富。盜涎之。歲暮。率黨劫其家。並分黨拒絕援路。復恐嚇鄰右。謂有敢出者死。李兄弟蹲坐室內。震懼無人色。家人雖分拒門內。而大門已將壞矣。家人大恐。攜鎗爲禦盜計。俄聞有聲似巨霆。從內堂腰門出手。挺長矛。勢如餓虎。大叱勿懼。我在此。叱家人啓戶。家人皆震怖。搖手使勿爾。度叱曰。庸夫無用。勿在此礙人手脚。於是一手挺矛。一手啓門。門甫啓。挺矛飛出。當者皆辟易。盜見門將壞。方喜。及門啓。一人突出。猶不以爲意。迨見其所至。輒有死傷。遂發號傳黨圍之。度雖勇。奈羣獸纏。

象勢頗紛擾。偶不措意。被中一戈。幸其時援者已至。盜分頭拒捕。其勢略懈。度乘間殺出。李家人有登屋觀戰者。見度出圍。遂發號開門。度入。盜亦隨之。度叱放鎗。聲如串珠。斃盜無數。盜急退出。而捕盜者亦大至。盜勢大餒。謀遁。度復出追。襲盜之喪於矛下者又數人。忽接兵隊中一鎗突發。誤中度腰下。不能舉步。從人亟負之歸。傷頗重。敏兄弟爲之數治。時盜已爲捕者逐退。至曉。敏兄弟延醫治。度傷勢甚危篤。苦難奏效。李家人皆爲之傷感。度曰。一身落難。蒙賢昆仲推誠收恤。受恩極重。今以死報復。何憾乎。越三日遂卒。李家厚葬之。且立碑以記其事。

俠魂曰。李度居宗敏家。僅數月耳。因款待之情。不惜捐軀以報。較諸古之刺客。亦何多讓。雖然。李度固義矣。宗敏兄弟。厚禮以葬之。立碑以紀之。則又不得不謂之義也。

### ●劉秉良

佚名

貴精不貴  
多固是扼  
要之語非  
熟於兵法  
者不辦

思前慮後  
自此乃不  
敢唐突書

劉秉良。浙之桐鄉人。性沈毅持重。不苟言笑。讀書務觀大略。不沾沾於章句。好究輿地兵家之言。弱冠補諸生。時國威日替。外侮已萌。文武官吏。晏然不治事。君嘗拊髀歎曰。安得及時取縣令。爲吐胸中憤懣乎。已因其故人在葛公雲飛部下。君往依焉。其故人引見葛公。公與語大悅。任爲幕賓。倚之如左右。君益得所發摠。嘗言古之所謂強兵者。非必衆其部伍。多其卒乘之謂。蓋有以百萬而敗者。有以數千而勝者。老弱也。懦怯也。疾病也。此數者而得以混雜軍中。雖百萬之多。何益。勇者一可以當百。銳者百可以當千。使人人皆勇者。銳者。則雖數千之少。而足用。故其道在乎精選擇。夫國家竭民力以養兵。豈欲爲是虛聲而已。固將有以用之。必強悍。必勇銳。必輕健。然後爲不徒養。苟爲不然。既藉於兵。則他日且難以裁汰。彼雖怯弱。雖短小。而資稟仍不可以少減。則爲害大矣。故莫若嚴擇於招募之始。使應募者必中程式。怯弱老羸。不得充數。則人人精勇。而得其用矣。葛公歎爲知言。及英兵攻定海。炮聲震山谷。君時從葛公策軍。



臣忠君賓  
忠主大節  
不奪相得  
益彰

葛公地下  
有知得一  
知已至

事進止。既而勢日急。其故人進言於君曰。子無守土之責。徒死無益。曷亟去。君曰。惡。是何言。公不負國。吾屬其忍負公。况此事。求去亦非易事。進退等死。何去爲。故人聆其言。亦爲威奮。及葛公死節。君揮涕曰。葛公慷慨陷死。勁節孤忠。千秋不朽。予小子今日得從公於地下。誠爲大幸。遂拔刀揮其餘衆曰。好兄弟。今事已至此。無可挽救。然仍當共決一死。以報國恩。毋使彼寇知吾輩畏死。而益生輕藐之心也。衆皆曰。諾。乃相率陷陣。君身中七劍。力死之。自葛公死後。殘卒數十人。無一人叛者。雖由公平日之感人者深。而亦最後數言。有以激之耳。嗚呼。君一幕賓耳。誠如其故人言。非有守土之責也。而竟誓以身殉。矚然不少污其志。賢已。吾聞當時號稱主帥者。大兵環列。擁甲以嬉。及乎敵軍入犯。遐邇震驚。向之憑城社。盜威福者。委而去之。惟恐不速。而守節不屈。至搗脰穴胸而不悔者。固一諸生也。異哉。抑又聞之。同時以幕賓死國者。固尙有其人。迄今未及百年。鄉里已未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能與殉節諸臣同傳。悲夫。悲夫。

俠魂曰。平日暢談忠義。人人皆忠。人人皆義。及至臨死生。遇利害。莫不曰。留以有待。遠引爲高。此不獨握兵符者爲然。而握兵符者爲尤甚。若秉良者。僅一諸生耳。力戰不屈。視死如歸。葛公死而秉良繼之。求之於幕府中。尤爲得未曾有。嗚呼。秉良亦千古矣。

●余學夔

心石

不以燕王  
之詔爲然  
惟以正學  
之子爲重  
謂之爲義  
誰曰不宜  
苦心孤詣  
艱苦備嘗

方孝孺正學。忤燕王刑及九族。惟其幼子德宗。以義士余學夔養護得免。當事起。復宗在台。年甫九歲。時刑部尙書魏澤謫甯海尉。受詔搜捕。憐而匿之。有天台秀才余學夔者。佯乞食於市。口嗚嗚唱歌以諷澤。澤心動。越二日。途遇。復唱歌如前。聲淚且不辨。澤心知爲義士。乃夜過義士舍。密以德宗託之。學夔挾德宗遁至松江。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買米得餬口。學夔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共爲營護。而孝孺有門人任勉者。爲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因妻以養女。德宗由此冒姓俞氏。後恐以同姓買禍。改姓余。轉遷白沙鄉。德宗生三子。世家於

水落石出  
天下事可  
作如是觀

松至萬歷間。遂復故姓。嗟夫。義士之事。可以風世。可以勵俗。然亦以見君子之澤。山高水長。一時之專制淫威。亦祇能加其身焉耳。

俠魂曰。魏澤之匿德宗。固屬難能可貴。而學夔之心。爲尤苦。始則唱歌以諷。魏澤。繼則入郡。以託俞允。方氏一綫。卽謂由學夔延之可也。嗚呼。正學固忠。學夔亦義。燕王雖欲滅方氏之族。其如余學夔何。

### ●張二嘜

曾衍東

張二嘜。名景儀。行二。濰之東關外人。以其好言。故稱嘜。凡與人共一事。論一物。必窮詰再再。亦究乎其至極而後已。然其行皆肆乎正。鄉之少年後輩。或遭于道。必超而避之。蓋恐與之言。而刺刺不休也。有杜祥者。嘜同里。客死於都。其妻高氏。與姑及三幼子居。乾隆十二年。飢。姑令高醮適二。嘜喪偶。有媒之者。遂聘焉。擇吉。高氏至。張迎入。高氏坐床隅。嘜曰。新人年幾何。婦羞不言。嘜固問。婦素知其嘜。乃曰。三十二。嘜曰。三十二前。婚杜時。年幾何。婦曰。一十六。嘜曰。十六年。

刺刺不休  
猶是曩時  
故態

與其醮而  
貧不如守  
而貧孰得  
執失必有  
能辨之者

代籌善後  
之策義而  
近於仁矣

中爾夫婦亦相得否。婦笑曰。夫婦有何不得之有。嘜曰。恐不得既相得。當死守。寧改適。婦曰。姑老矣。不能養。子皆幼。不能撫。故醮而得金以養以撫。嘜曰。金有盡。姑與子疇撫養。婦曰。不貧不醮。嘜曰。醮亦終貧。何如不醮。婦泣曰。醮豈我之願哉。而迫我以不得不醮之勢。言罷大慟。以袖掩面。不能成聲。嘜曰。夫如是不須悲。爾急歸孝爾姑。撫諸子。婦曰。聘難償。嘜曰。不爾索。持燈引婦出門。遠之。婦告其姑。而撫其子。皆涕洟拜謝。嘜曰。如有急。惟我恤。可遣告齋爾缺。鄉里稱善。今三子皆力食能養母矣。

此文有聲有色。簡古可誦。七如慧心綉口。得這一種筆墨。

俠魂曰。張君能全婦之節。世能不索聘金。非義而何。然何不於未聘之先。不娶重婚之女。尤爲正大光明耶。雖然。因其醮而娶之。見其悲而舍之。璧返連城。珠還合浦。俾此婦事孤撫子。聚處一門。非張君之力不至此。若張君者。可以風矣。

●張氏 附單廷璣事

曾衍東

單廷璣順天人。幼卽爲丐。年四十。轉徙而丐於江南蕪湖。日乞食。夜枕藉人家屋檐下。夜寒甚。繭縮粟起。見一人提燈導一老者過其前。問何人在我檐下。單對以丐。翁憐而呼入門。止於旁舍。啖以粥。令寄宿。主人入。僕亦去。單出行其庭而伺焉。僕出見之。曰。鼠偷將欲暗中摸索耶。單不服。諸僕。將搗及主人出呼單曰。吾恤爾寒。與汝舍。憐汝飢。與汝粥。何忘息而背德。單曰。丐感翁德。反盜翁物。丐雖不齒。丐不爲也。丐固無行。試問貴爪牙。我竊安在。是誣也。翁惡乎聽。翁曰。是奴亦給於口。汝年強。奚而丐。單曰。丐五歲。丐至今心目間。無非是句。故丐之外。未嘗設想也。翁問姓氏。曰。單姓。名廷璣。京中人。翁曰。爾父何業。曰。幼不悉記。但知開銀號於某衢。父死時。家業罄。戚族無一人。乃爲王氏奴。爲假子。又見棄。遂爲丐。翁點首曰。汝卽單廷璣乎。且去。卽命僕送旅店。詰旦。持裘帽來服單。單不解。服而見翁曰。汝知我爲汝翁。汝爲我婿乎。單曰。不知也。翁曰。我姓張。

富商之子  
流而爲丐  
家業其可  
恃耶

飲水思源  
公可謂不  
忘本矣

久要不忘  
何處得此  
貞節女

觀此則知  
廷璣非絕  
無能者

關吏也。昔奉使令解銀入都。道被竊。銀不足兌。無可計。覓死所。遇汝父。慨贈四  
百金。得歲事歸。三年復入都。訪汝父。時汝已二歲。我女亦二歲。遂與訂婚姻。後  
四年又進京。則汝父死。遍問汝。僉曰。單賈非土著。比死則散。無可訪問。數十年  
來。音耗歇絕。然吾女爲汝守貞至今。寧知汝流離若此也。單喜。拜翁。敘舅禮焉。  
初翁最愛女爲訪單。久無消息。欲嫁之。又恐背單氏約。女乃守志不二。且不弔  
其足。以示其貞。至是始贅單。而女年四十矣。嘗問單何能。單告翁曰。惟善走南  
北道。頗熟也。懂得些滿洲話。翁笑置之。會關督某欲接官眷。將遴一幹事者。張  
以其壻對。入見。關督悅。卽命遣發。單歸謂其妻曰。泰山汲引我所事。我意非徒  
効奔走也。京師官眷。初來南地。誠能趁此機會。於道中迎奉之。他事可圖也。奈  
乏資何。婦曰。當竭力辦。乃出其畜數百金付單。遂行。至山東沛上。遇官舫。一路  
解資承奉。凡器用飲食游觀。能使上下男女。盡得歡心。夫人大喜。抵署。盛稱廷  
璣能。且言其幣重。當厚償之。督卽命單代張之關吏。單乃受張之教。張所閱歷

數十年關鈔機宜。悉爲指示。不留餘蘊。爲吏三年。復爲鹺積萬金。遂報捐通判。值南河請發人員。單得揀河工。未踰年。爲淮安府山安通判。張以女年踰四十。恐不育。又以次女女焉。單嘗與同官說丐時事甚悉。計爲俸時去丐之日。纔六年耳。後遷裏河同知。不數年。卒於官。聞張翁每歲置綿衣袴施丐者。至今不倦云。

單廷璣固無足道。獨其父遇素不相識之人。慨助多金。以濟急難。其好義有足多者。張翁不以丐壻爲辱。收恤而教之。亦不謂負德矣。至其女以一言之約。數十年乃貞不字。誓心守義。豈不賢哉。卒之守義者得適所天。好義者終收其報。而張翁且好施不倦。其事均可以勸善矣。

俠魂曰。廷璣不自樹立。流而爲丐。姑不具論。吾獨多張公之義焉。張公一見廷璣。憐其爲丐而食之。知其爲壻而成之。其居心之厚。已非負義者可同日語。至其女守貞不字。待至三十餘年。尤爲難能可貴。而卒能於邂逅之際。完

此美滿姻緣。卽謂張公之義。成於女子之節可也。今則離婚提訴。時有所聞。夫婦之道衰矣。古今人豈真不相及耶。噫。

●青燈社快譚

小梵

世態炎涼  
古今同慨

累代忠義  
不圖於奴  
僕中見之

予箭隨筆中。記呂留良義僕王甯事。以爲千古難得。昔有人曾專輯自古義僕事爲一書。名曰銀鹿春秋。而遺留尙多。王寧其一也。北京廣渠門內。嶺南義莊。有明末袁督師崇煥墓。相傳督師殺後。無人敢收其屍者。其僕潮州人。余愛子。爲備棺槨葬於此。守墓終身。遂附葬其右。迄於清季。守莊者皆余愛子子孫。代十餘人。卒無一回嶺南者。嗚呼。其主難得。其僕更難得。其子孫尤難得。以視世之鈍漢。一不得志。卽反面噬主而不顧。其相去何止霄壤。此亦可入銀鹿春秋者也。

又無錫秦蕙田。在金陵通志館繕書。晝夜圍棋。老奴不服使令。責之。奴對曰。主家世宦。未至薪水乏絕。太夫人以志誠可養。靜讀書。圍碁中。豈出狀元宰相乎。



熱心苦口  
奴而師矣

若專攻經史。服勤不敢少違。詰朝。召奴謂曰。夜來思汝言。大有理。請屏去碁局。不復戲矣。未幾。省試中式。探花及第。授編修。官刑部尙書。甄思伯手下蒼頭。千載後又見矣。

俠魂曰。世之朝主僕而夕寇仇者。所在皆有。若余愛子之能葬主人。可謂義矣。而其子孫則尤義。幸哉崇煥。何修而得此。至於秦某之奴。能以讀書勸主人。落落數言。致令聞而愧悔。讀至此。未嘗不歎奴僕中大有人在也。

### ●王銀松

吳雙熱

奴僕廝養。人之所賤者也。奴僕廝養。亦人也。而賤之。此之謂不平等。嗚呼。人何樂而爲奴僕廝養哉。迫於貧耳。苦於無大智識。大技能耳。含辱忍痛。供人頤指。仰人生活。奴僕廝養。大抵皆可憐蟲也。苟主人被以小恩小惠。彼且感激不忘。瘁其心力以報。是故奴僕廝養輩。正不乏可器之材也。謂予不信。請證之以王銀松。王銀松。予家老蒼頭也。執役予家。歷三世矣。銀松早失怙恃。寄養於外家。

外家旋以閉門羹待之。銀松時方九齡。以外家下逐客令。貧不能自衣。則從羣丐行乞。認一丐曰朱四者爲義父。朱四固弄蛇者。銀松從朱者一年。而朱死。銀松得其弄蛇術。日向市頭作蛇戲。所得足自給。羣丐忌之。且欺其幼。則殺其蛇而攘其錢。并瓦盆竹筐亦奪焉。銀松坐路隅。且哭且號。予大父適過之。大父素好作慈善事業。聞銀松哭。心爲悽動。急解囊。傾所有與之。銀松乃收淚叩頭如搗蒜。復仰首鳴謝。大父見其狀貌頗魁偉。不類乞兒相。因語之曰。汝今不必行乞矣。可執役予家。食汝傭汝。銀松大喜。雀然而躍。伸手掬所賜錢。還主人曰。今則無需此矣。欣欣從主人歸。家人咸咄咄稱怪。謂大父胡太不擇。而以乞兒供驅使。大父曰。姑試之。卽令銀松沐浴。易衣履。於是銀松若蟬蛻於濁穢。無復乞兒狀態矣。其操作殊勤恪。時大父方就家課童蒙。銀松苟有暇。輒傍書齋窺聽。如是者有年。遂識字。如是者又有年。竟粗通文理。大父異之。戲呼之爲第二承宮云。銀松既長。膂力過人。予家歲必於夏令磨麥作醬。盛以巨缸。集三人力。始

見得思義  
巧也而賢  
矣

旁聽既久  
文理能通  
愧敘莘莘  
學子

飲水思源  
非忘恩負  
義一流人  
物

能舉。而銀松能以一人任之。捧缸就日。日必數次。大父因又戲呼之爲大力將軍。銀松來予家十一年。予大父逝世。銀松大哭。予父頗器重之。銀松自來我家。得值輒投撲滿。不忍用。積二十年。撲碎三四十器。舉所積付主人。乞存貯。積少成多。三十年後。計其蓄。不下千金矣。予父乃善言遣之去。曰。汝甯以廝養終乎。子爲汝惜。汝今積多金。可去矣。娶妻置田宅。可享下半世福矣。去去。我不屈汝留此。銀松泣曰。奴有今日。誰之賜哉。奴非老且病。決不願去。願常事主人。且人生行樂耳。一娶妻。一置田宅。則桎梏我矣。自今以往。奴不復積資。且當舉所積。盡揮霍於麴孽。有餘則散之於乞兒。奴固深嘗乞兒况味者。奴幸而登樂境。彼不幸者依然乞兒也。甚可憫也。父曰。銀松達人哉。銀松亦仁人哉。銀松年六十五。予父歿。銀松復大哭。銀松老矣。而操作之勤恪也如故。予憐之。每不復以重大煩難之役役之。銀松六十九歲。病酒死。予家爲之營葬。且勒碑而題曰。奇人王銀松之墓。不以僕名之。亦不以乞名之。器之也。

俠魂曰。銀松始爲丐。繼爲僕。感主人之德。不忍舍主人而去。謂爲義僕可也。雖然。銀松固義。而主人之厚待銀松。亦有足多者。主僕相得。愛人者人恆愛之矣。

●黃義姑傳

吳沛霖澤菴

黃義姑者。余婦某世祖和軒公之女兒也。余婦來歸。爲予述義姑事甚詳。窺其意。若深望余爲傳之。使天下後世。咸知有義姑者。余甚感焉。因爲之傳曰。

義姑黃氏。廣東揭陽藍田都人也。少而聰慧。年十三。喪父。辟踴哭泣。哀毀如成人。人見之者。莫不稱黃氏有孝女矣。已而母病。奉侍湯藥。刻不敢離。當是時。義姑母有遺腹。既而生弟。義姑絕愛憐之。又二年而母病。醫藥不能施。義姑乃大戚。顛地呼天。願以身代。而卒不起。義姑痛父母棄養之亟。而傷身世之無聊也。則痛哭號呼。不能自己。及回首視弱弟。方挽袖作啼饑聲。則又不得不少延殘

巾幗得此  
足愧鬚眉

孝友兩全  
得未曾有

喘以冀撫弟。蓋至是而義姑之志益堅。而心益苦矣。當風雨晦冥之夕。熒熒燈影。觸景傷情。而弱弟在側。尙絮絮問母去幾時。回語既刺心。淚更泉湧。往往至於大哭失聲。四鄰驚醒。先是義姑之母。爲義姑許字于鄰之游氏。至是義姑年十八。婚期已屆。義姑則託其弱弟於叔母。而自以數年所積貲付之。以爲弟他日讀書婚娶之費。至於歸日。乘輿在庭。義姑猶含涕爲弟整衣裳。泪目盈盈。視叔母。一若謂此呱呱者。亦可以恃此無憾矣。比上輿。弟忽號呼痛哭。義姑亦相對哭失聲。人見之者。以義姑將不忍別弟也。則推其弟使去。而弟仆矣。嗚呼。生離在卽。旣難爲情。而弟仆在地。竟無一人攜之起者。義姑至此。能不悲哉。於是復下輿扶弟起。含淚謝游氏人曰。余不嫁矣。余不幸。父母早卒。所遺存者此塊肉耳。今余方出門。而弟卽顛連若此。不余留者。將何以養吾弟。而慰吾親也。余不嫁矣。幸告爾主。尙勿以余爲念。游氏人聞之。皆淚涔涔下。相與歎惜久之。歸述其故於游。游亦憐其意而許之。義姑自是乃得專心撫養其弟矣。弟年

既長。使就外傳。夜則篝燈紡織。令弟背所讀書。有不力。則垂涕而告。以意。弟亦未嘗不感激零涕。已而弟年益長。家計亦稍舒。乃爲之娶婦。婦既至。感姑義事。姑惟謹。及姑年四十餘。弟已豐贍。能自立。而有子六人矣。義姑於是顧而喜曰。而今而後。庶幾可以對我先人於地下矣。年八十餘。無疾卒。義姑卒時。遊家壻已先數年終。至是。姑弟告游氏。卒迎義姑櫬。歸葬於游之基側。

迎柩歸葬  
古道可風

吳沛霖曰。吾嘗偕婦往外家。拜義姑遺像。婦又爲吾述義姑弟軒公之裔。今已有衆二千餘。分居三鄉里。此三里者。念姑德不忘。爲姑立廟於其地。輪年迎姑遺像回里供祭祀。今遺像之在此。亦適三年而一值者也。嗚呼。榮矣。然吾謂以姑之義。實爲天地間氣之所鍾。求之數千年歷史中。未易數數覩。播其事跡。蓋足以愧鬚眉而光志乘。區區子孫祭祀之典。亦何足爲義姑重者。然而三里之人。至今每飯不忘。蓋數百年如一日。嗚呼。姑而有知。不當含笑地下也。夫。

俠魂曰。不嫁亦常耳。既上輿而復下輿。辭游氏。換弱弟。可謂難矣。千秋廟食。

理有固然。雖然成義姑之志者游氏也。合葬墓側游氏亦有光矣。

### ●愛國二童子

翰芬女史

不食敵物  
日人其如  
彼何

稱少數之  
錢充絕大  
之餉熱心  
宏願殊屬  
可嘉

前日午後予因事赴比鄰李氏家。見座間有一十齡左右之童子。眉目至清秀。衣裳楚楚。態度安詳。望而知爲小學校學生。曾受完全教育者。詢之李氏。則稱童子爲其外甥。吳姓名世傑。頃方侍其母來自鄉間也。未幾李氏出蛋餅一盤。以餉童子。童子對之。意良不擇。李氏強之食。童子忽歎曰。甥向固嗜此。今已屏棄之。不願再以此等物入我口矣。李氏聞言大悟。急命僕人撤去。易以廣東製之杏仁餅。童子始欣然取食焉。予在旁觀其事。愛而敬之。予自鄰家歸。已四時三十分。甫入間。適幼弟守恆挾書包至。蓋放學歸家。便道視予也。坐既定。卽勿謂予曰。姊乎。今而後阿父日賜我之果餌。費三十文。弟當撙節費用。以充軍餉。撲滿中所積。歷年押歲錢。亦將撲而出之。一併捐助。雖爲數至微。然積少成多。不無小補。姊謂何如。予亟稱之曰。弟志絕佳。願此舉是否出自己意。曰。此係

言雖大而  
非誇

自願。姊豈不知今日之時局乎。交涉棘手。危急已甚。斷非空言所能了事。設一旦決裂。終不免背城借一。弟年幼。未能投筆從戎。似此其庶幾稍盡我心乎。予曰然。弟歸可告父。必蒙贊賞也。弟大樂。卽別去。弟年僅十有一耳。

翰芬曰。吾國外侮猝至。大局岌岌。不可終日。非萬衆一心。亟謀自衛。殊不足以救亡。今於半日之間。遇此二童子。聆其言論。察其舉止。使人愛國之念。油然而生。苟吾國人而盡如二童子者。國事固尙有可爲。敬告國民。其毋使二童子笑人也。

俠魂曰。一童子不食日餅。一童子積錢助餉。雖事之大小不同。而皆出於愛國之心。則同。賢哉此二童子。奇哉亦此二童子。

### 賣解小女

翰城

溯自歐美大陸。風雲緊迫。德意志出其軍國主義之手腕。以干戈與列國相見。由是戰禍連綿。流血千里。其間孤人兒。寡人婦者。奚可勝數。比利士以中立故。



凶暴異常  
絕無人道  
主義

被日耳曼人蹂躪其國土。陷落其國都。國君蒙塵。小民塗炭。然猶未足焉。便焚燒其名勝。夷滅其古跡。使中世紀之歐洲文明。邈焉不可復覩。殺戮之殘忍。更其餘事。而比人之執干戈以衛社稷者。雖遭萬難。歷萬險。終不肯引領袖手。以屈伏於敵人。良以世界自有公理。公理一日不泯。民心亦一日不渙也。德人之對比。既出其至酷之手段。而猶以焚燒羅文一鎮。最足以引起世界公憤。緣羅文爲比利士名勝之區。已早爲全球人士之所稱道。故比人之保守此鎮。亦倍力。德人竟不惜以精美之古代建築物。試爲砲火之鵠。一經焚燒。全鎮瓦礫。其殺風景無有過於是者。孰知於烽火倉皇之中。有賣解小女子者。出沒是間。馬革裹烈士之屍。而一洒其愛國之淚也。尼奈者。賣解小女之字也。生於比京伯呂色列城中。年七歲。卽隨其父若母。周遊各處。賣技以餬口。父名亞姆斯。彭生母則烏利亞也。彭生雖江湖賣藝者。流然爲人頗慷慨。年壯時。亦曾隸身尺籍。洎夫退伍。遂流徙江湖。備嘗辛苦。而藉以自慰者。賴此膝下嬌娃耳。尼奈既隨

其父。而嬌小玲瓏。頗能受父衣鉢。歌聲之清越。使人聞之。樂以忘憂。閒長於嘯。人廣衆之中。布蓬爲幕。粉墨登場。使人古代裝束。歌勇士從軍一劇。慷慨激昂。大有古英雄氣概。觀者均擊節歎賞。謂爲雛鳳之音。竟清於老鳳。而彭生賣藝之所入。亦得少裕焉。至歐戰事起。尼奈年已十一。略具知識。目擊國勢之不振。與夫強隣之肆橫。乃婉辭告其父曰。我等之所業。賣藝者也。我父行伍中人也。家國之顛危也如斯。異族之侵略也如彼。我比利士所處之地位。固無異俎上之肉。其將任彼殘暴者之鬻割乎。吾人身爲國民。將爲國稍爲宣力乎。雖然。我父毫矣。無能爲也。兒亦不幸幼稚。更不能揮魯陽之戈。以挽此落日。然猶幸我藝我歌。均能動人視聽。若際此時期。週遊全國軍隊間。而多作慷慨悲憤之歌。亦當激發軍人之愛國思想不少。此其我之天職乎。彭生然之。未幾而比京陷矣。比王亞爾倍脫。遷都於拉本納以避其厄。斯時比利士王國之命脈。已全入日耳曼人之掌握矣。先是有少尉康斯得者。比之貴胄也。服務於軍隊者有年。

以聲音之  
道激忠義  
之忱可謂  
苦心苦詣

李代桃僵  
惟妙惟肖

當北京之被陷也。適喪其愛女。夫人麥考蘭氏。以時方軍事旁午。恐傷其心。故匿不以女耗告。京陷後。少尉又移軍羅文。蓋預爲保存名勝計也。其家亦已徙至拉本納。尉以離駐所較近。得請假一行。問存周其嬌妻愛女。而少尉夫人自得。其夫之歸電。因踟促不自安。不得已。急覓貌似之女兒。藉以尉代。蓋預測少尉匆匆往返。必不至窺及底蘊也。物色而得尼奈。非特貌似。益以溫文韶秀。儼然膝下嬌娃。及少尉歸。見嬌妻無恙。愛女亦活潑可喜。初不疑有他故。留一宿。卽返駐所。而尼奈於事後亦一仍其舊業。已漸忘其庖代故事矣。一日。適賣藝經羅文鎮。軍隊中人。見其慷慨悲歌狀。咸以爲異。羣招之往。卽就營中廣場。裝束如勇士狀而登場。其父彭生。則手一伐烏林（樂器名）其母則執比利士軍旗。隨歌聲琴聲。以揮揚上下。斯時之少尉康新得。亦雜衆人中。一聆雅奏。深訝尼奈之貌似其女。而不知其果曾爲庖代者也。一曲已終。少尉卽招女使前。審知非是而罷。忽謀入報。謂敵人前驅。已侵及近鎮。乃急指揮其餘衆。以從事於

抵禦而藝者彭生亦自告奮勇少尉允之自晨及暮血戰凡八小時而敵人始退是役也少尉與彭生均以受傷過巨已畢命疆場尼奈聞之悲憤欲絕卽偕其老母一一爲二人營葬且摘取少尉胸前之佩章以誌紀念營葬旣畢卽赴少尉家以死狀告其夫人且出佩章爲證夫人審知事確自悲其際遇慘而憐尼奈母女之與己同病於是卽以尼奈爲義女焉

俠魂曰女固賣藝者流而以愛國思想播之於歌曲中其心苦矣而且葬少尉告夫人井井有條頗具大有爲之能力以少女而得此社會間安能數數觀

### ●志願軍英雄記

南冠

英德宣戰之後倫敦有招募志願軍之舉一時應募者踵接而至其氣概皆甚激昂大有爲國捐軀不惜肝腦塗地之風獨有一退伍之陸軍少尉曰南得司者人語以從戎漠然置之或譏其怯懦則笑語之曰世有大勇之人初不以拒

先哲有言  
大勇若怯  
友人何未  
之知耶

人皆退而  
南得司獨  
進此勇之  
大者

桓虎虎之態示人。而其心固雄於萬人。吾之不先人而入志願軍。正不欲示人以桓桓虎虎之態耳。未幾志願軍將出發。南得司始投招募處報名。其名列於最後之一人。同人多哂之。南得司殊不以爲意。及既至戰地。每戰南得司必居人後。有友告之曰。吾儕名爲志願軍。當踴躍恐後耳。吾子奈何若是之怯。豈遂惜以一死衛國乎。南得司曰。否否。吾之後人而戰。將爲車之殿耳。其友大怒。以爲不可以言喻。遂與之絕交。南得司之畏縮不前如故也。至三零四山之戰。隊長威而猛。忽中流彈。軍士爭後却。南得司獨踴躍直前。取威而猛之佩刀呼於衆曰。朋友聽之。三零四山之得失。志願軍名譽之所繫。抑亦大不列顛帝國軍人之名譽所繫。諸君果退縮者。是舉吾志願軍及大不列顛帝國軍人之名而犧牲之也。言次。德軍一彈忽飛中南得司之臂。南得司仍屹然不動。且大呼殺敵致果。一時見者皆爲感動。遂爭先死敵。德軍因而敗退。由是志願軍中人遂推南得司爲隊長。南得司力辭不可。遂統其軍。越三日。德軍復施大攻擊於三

以少擊多  
有項羽戰  
於鉅鹿之  
氣象

臨死之際  
獨以忠勇  
勉國人  
國者安有  
無此壯士

零四山。砲彈紛落如雨。南得司奮勇直前。略無懼色。一彈貫其右掌心而過。流血如注。猶堅執其佩刀。以指揮全軍。迄右腕復中一彈。復易以左手執刀。全軍之人見之。皆勇氣百倍。雖處於砲火之下。幾不省憶有所謂危隨。其時志願軍僅千餘人。德軍之數則不下三萬。鷄鳴而戰。迄於黃昏。志願軍皆忍飢以抗敵。雖死傷過半。無一人稍萌退走之念。及天色大暝。南得司見德軍炮火益烈。軍士所餘僅五百餘人。忽大呼曰。德軍後首已却走矣。志願軍聞而奮前追敵。時在夜色深沉之中。德軍但聞英軍呼噪之聲。而不知其人數。因而不戰自亂。南得司復分五百餘人爲兩路而夾攻之。德軍死者無數。尸如山積。竟退走二十餘里。由是志願軍中人。益佩南得司之勇毅有爲。爭以志願軍之英雄名之。往往譏其怯懦者。亦一改其侮蔑之念而爲敬愛。每將臨敵。全軍之人必羣呼曰。志願軍之英雄萬歲。去春南得司率隊至默恩助戰。右腕已因受傷過重而斷。猶以右手執刀。矗立一小山之上。指揮其所率之軍。卒爲德軍砲彈洞其胸而

死。瀕死之際。神色不動。有其同伴往視受傷情形。南得司有緊執其手曰。吾今與朋友長別矣。方茲戰事未艾。吾乃不能執干戈以衛國家。此吾之大不幸也。雖然。吾軍正多愛國之士。死一吾。正猶亡九牛之一毛耳。諸君苟能努力。吾大不列顛之志願軍旗幟。行且植立與德意志之全境矣。語至是。忽張目微笑。向其同伴祝曰。志願軍之英雄萬歲。聲未絕而南得司竟死。志願軍中人。乃爲之營葬於三零四山。表其墓曰。志願軍之英雄。

俠魂曰。左氏有云。戰者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足見南戰之時。即可銳氣爭之。其後未有不退却者。南得司不勇於先。而獨勇於後。卒能指揮全軍。力摧強敵。雖中彈而死。而志願軍之旗。竟能於德國全境上。獨樹一幟。其忠勇蓋有大過人者。稱爲志願軍之英雄。名副其實矣。

### ●科羅特夫婦合傳

佚名

科羅特夫婦。助革命女傑蘇菲亞刺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者也。二人者均以

泉女情長  
英雄氣短  
夫人窺破  
此日誰云  
巾幗無人

相助爲理  
矢志勿衰

生氣勃勃

實行革命爲宗旨。而以科羅特夫人之行事爲尤著。夫人之父。爲猶太富家翁。夫人早喪母。繼母殘酷無人理。年十六。卽強之嫁科羅特。幸科羅特與夫人爲同志。亦心醉於民權共和之說。夫人謂之曰。夫朝夕俛倚。癡兒女所爲耳。余儕以國民爲念。當分途運動。科羅特許之。於是奔走運動者十餘年。夫人曾兩次入獄。被囚者凡四載。而其壯志終不少衰。或爲黨人製炸彈。或爲同黨散檄文。敵踵勞舌。日以爲常。而夫人終不厭倦也。及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春。蘇菲亞等謀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科羅特夫婦與同謀。俄皇旣伏誅。夫人亦被執。罪當死。適有娠。暫緩術刑。無何。科羅特亦就縛。夫人生子不舉。歎曰。革命之種子盡矣。未幾亦死。而科羅特遂慷慨就義於聖彼得堡之斷頭臺。

俠魂曰。科羅特之義。實由夫人激之而成。夫人四載被囚。兩次入獄。其心較科羅特爲尤苦。然而事敗後。皆能爲國捐軀。夫爲烈夫。婦爲烈婦。則同謂之取義也可。



# 南北奇俠傳卷二

譙北楊塵因武進許指嚴眉批  
蛟川莊病骸杭縣黃退閣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 奇中勇

### ●記明劉少保軼事

張庚

乘其無備而攻之此乃秘密主義以告人先

明少保劉縯字省吾以都督家居時有賊竊發甯州勢甚張巡撫遣縣令郡守請救于少保辭以疾復命藩臬往請堅辭皆大怒遣醫驗之詐則糾參之醫往則奄奄牀褥也衆惶急策無出未幾忽報劉將軍破賊歸矣衆大駭謂將軍出吾屬固不能知亦何施此狡獪爲曰賊爲陳友諒之裔蓄謀數傳以俟費今發勢不易遏若知某往必大備故密撲之此兵法也衆乃大服時方右文每公會坐少保諸生下郡有公謙紳士醮金不給輒目少保字呼曰少保宜辦此少保

如公孫舞  
劍如宜儼  
弄丸神乎  
技矣

重文輕武  
自取弱耳

恆什伯于衆。輪辦春秋社集。必邀之。利其酒肴也。酒酣。令家卒馳馬娛賓。少保往往發興。上馬舞雙刀。觀者但覺白氣旋繞。眩目不辨其面。雖奇其藝。亦第作戲玩也。少保子念述。矯捷有父風。然少保袖箭爲絕藝。透堅甲及五六十步外。念述僅二十步許。不能穿札。勇不如也。少保有女亦勇。嫁于某。奩具豐盛。有盜數十突圍其家。盡室驚恐。女命婢啓篋。取輦甲披之。率四婢揮刀。出殺賊。賊不能支。遁去。按明史列少保平緬。平羅羅。平朝鮮倭。平播酋。平裸功。蓋詳而遺平甯州事。以寇一發。卽滅。爲害未甚耳。然其出奇之功大矣。至若時俗鄙武。里有達官。緣與少保結婚。至削籍。明之不振。有由矣。

退盒曰。熟於兵法。爲先發制人之計。他人尙未及知。而大功已先報捷。勇也。亦智也。雖然。少保固勇矣。其子勇。而其女又勇。不亦異乎。

●么兒王喜子合傳

徐岳

武將某。畜羊成羣。分牧於童。視童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命老僕稽其肥瘠。以

左傷而右  
不傷幸矣

具此勇力  
虎雖猛如  
喜子何

時賞罰焉。有么兒者。分羊三十隻。一日失一羊。罰銀賠補。明日又失一羊。老僕怒鞭之。么兒憤甚。驅羊出。潛匿伺動靜。忽腥風遠撲。見虎攫一羊甚猛。么兒躡虎擊其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於下。么兒以手搗虎腎。大吼而去。么兒身穿絮襖。虎搗其膊。襖破膚裂。主人獎其勇。給以酒肉。後被傷。左手僅舉百斤。右手可舉三百餘斤。旋拔爲千夫長。更有王喜子者。年約十七八。戎旗兵也。戎旗者。大將親兵。一日出獵。有猛虎於圍中突出。嚙喜子馬。喜子墮地。躍騎虎背。虎騰蹕數丈。喜子抱其項愈固。虎力困。喜子拳斃之。命四人舁不動。重五百餘斤。喜子神色自若。猶御虎所傷乘馬鞍轡而歸。夫履虎尾。騎虎背。事至危也。么兒創虎。喜子斃虎。皆以徒手取勝。擬之卞莊馮婦之勇。何讓焉。

俠魂曰。一創虎。一斃虎。事雖不同。而饒有膂力。則同。勇哉二人。奇哉二人。

●楊莘野

清涼道人

吾邑先輩楊莘野先生。名鼎。字鎮九。莘野其號也。少時文名著吳會。復社中錚

甘以全節  
死不願以  
失節生至  
今猶凍氣  
有生

然有聲。士大夫咸推重之。生而駢脇猿臂。武勇絕倫。常讀書於城南教場側之清溪庵。一夕讀竟。獨步月至演武廳基。忽見一少婦紅衫粉面。自菴側嬾嬾而來。先生思菴僧率皆誠樸。必無蕩檢之事。而此時夜已將半。菴後皆山。婦自何來。因立於當路俟之。婦瞥見。卽返身而奔。先生追之急。遽跳入飲馬池。先生亦縱身下擒之。則棺板一片也。呼菴僧起。劈之以斧。流血成汪。遂聚薪焚之。順治戊子。先生舉於鄉。時川滇未靖。浙兵悉調赴軍前。邑中土賊所在蠶起。而惟王七爲最強。衆聚數百人。以新塘覺華寺爲巢穴。據守港汊。四處擄掠。數十里內。人皆逃竄。先生之妹。嫁於市林。王七聞其美。掠而欲納之。哭罵不從。爲王所殺。先生恨甚。誓欲報之。後河南侯公。名元棐。號兔園。杞縣人。來治吾邑。公具文武才。親率鄉勇。勦賊。伏莽皆平。以王七夥衆。先遣人招諭之。然後作擣穴之計。王七聞公威名。亦心懾欲降。而懼先生爲仇。因向使者道其意。適次年值會試期。侯公力勸先生北行。先生默喻其旨。僞爲辭行也者。公出郊親餞之。王七探聞。

揚揚自得  
宜其爲擒  
也

職厥渠魁  
餘黨不足  
患矣

烈魄貞魂  
至此亦堪  
告慰

先生已去。遂尅期受撫。公慮其入城而或變也。預伏壯勇於東門外。油車及蔣灣九曲烏山金蓮澗諸處。置號砲於北門百步嶺。偃號旗於東門之焦山。城中諸巷口皆設柵。集壯丁守之。各役悉嚴裝以待。王七至期。率衆來縣。留賊夥於三里塘。自領親隨數十人進見。簪花披紅。乘馬鼓吹。綵旗前導。意氣揚揚。入東門上長橋。由直街迎而入縣。先生行至蘇州卽返。已潛匿於直街之餘不街口。店樓上。卽今鹽店是。伺其過。卽開窗躍下。右手持鍊棒。左手就馬上。挾於肋間。從者大譁欲奪之。先生連擊數人斃。挾王七飛走至縣門。則王已胸肋俱折。口鼻流血死矣。其黨皆洶洶爲變。侯公發炮舉旗。壯勇四集擒之。城外餘黨四散。悉爲伏兵所縛。有逃至村落者。爲鄉人捉而送諸官。然得脫者。坐堂皇按其撫復變之罪。杖斃數十人。餘悉四處安插。令保正甲長管束之。每月點視。邑中之寇悉平。先生乞於公。剖王七之心。歸以祭其妹焉。旋登康熙癸丑進士。選授貴州平越令。黔民自遭獻賊餘黨孫可望劉文秀等屠戮。遺黎無幾。先生至省接

舉目荒涼  
觀此則知  
獻賊之屠  
至無所不

長材短取  
惜哉

印赴任。入境後見有短衣跣足。自山徑中負囊而出者。詢之則接新官者也。其人於囊中取帽及鞋着之。叩頭畢。導至縣中。城及衙署。已爲流賊所毀。接官者喚集書役數輩。於縣堂基設桌椅公座。畢。引先生至一書辦家居之。明末以來。黔中叛亂相尋。署衙未建。凡縣官飲食居處。皆當書辦者輪流供給之。官每爲其家教小兒書。及看雞鴨。訟者至以狀并豕肉數觔。交書辦投之。坐堂理事。則就堂基審斷焉。先生在任半年。鬱悒不得志。因告病解組歸。逍遙林下者十餘年而終。

退齋曰。楊君之斃王七。非特爲妹復仇。且亦爲民除害。其義勇蓋有不可及者。惜乎具此大才。屈以小縣。致使楊君不竟其志。歸林下以終其身。英雄無用武之地。讀此益信。

●余孟豪

白虛

吾友余孟豪。負性任俠。旅居日京。每屆祖國紀念日。輒懸國旗室中。雜以他國

女郎自取其咎夫復何尤

絕妙會場恐成戰地

名正言順堂哉皇哉

旗點綴有致。一日侍女故指五色旗笑曰：此旗殊不雅觀。無怪貴國弱也。孟豪聞言怒極，躍起座間，抵几斥之曰：何物女奴，敢無禮至此。急步直進，拳幾臨其額。女大駭，奪門狂竄。孟豪即呼館主來。館主猶夷不即至，尋知終不免，乃曳侍女泥首謝罪。同居咸拍手稱快。孟豪猶蘊餘怒，旋嘆曰：吾受此辱，蓋二次矣。曩年從德國歸，航行數日，日與海天相接，對此茫茫，殊寥寂，令人寡歡。舟有英人八十，居上艙，吾國則并予僅三人。其二係閩粵商人子，生長海外，不通華語。艙位俱次英人一等。英人忽提議，今夕開跳舞會，延予往。予故蓄悶，樂藉此可以排遣，欣然從之。既至，舉目四矚，陳設精麗，各國旗幟，蕩漾會場，再睇之，乃無中國旗。大詫，急覓司帳，怒詰之曰：吾國猶未亡也，應懸吾國旗。况吾既同舟，而今夕之會，吾且在列，何竟以亡國見待。司帳詞窮，略形愧色，急覓詞謝曰：君何怒之深也。因僅有華旗一，已懸上艙，未便奪而置於會場。君果欲者，當設法取置。余曰：既如此，即亦無庸，乃啓行篋，取所存國旗一，授之。同詣會場，司帳持旗懸

余生至此  
危乎殆矣

掛顧所懸位越英旗上。英人遂大憤。羣瞋目相向。呼聲荷荷。勢將立掣華旗。擲諸大海。予念此舉本足撩英人怒。惟司帳者爲之無與吾事。顧竟使下吾國旗。則此辱不能忍矣。思至此。膽力陡壯。然以孤客敵八十人。甯復有倖。知此局必以性命易之。而滿目凶光。不期流射左右。挺身繞行以待。時甚肅穆。蓋滿場倏變爲殺氣矣。司帳知事急。遽將旗悉收之。事始寢。

退盒曰。擊一侍女。此出於一時之怒。尙無足異。異在爭懸國旗。挺身以待。英人之鬥耳。噫嘻。余生以孤客。而思與八十人鬥。事雖未行。其勇不可及矣。

### ●斷頭兵

曾衍東

不絕如綫  
危乎殆矣  
將死而仍

乾隆甲午秋。山左壽張逆倫之變。夜發。倉皇無備。滿城奔竄。軍民雜遝。有兵張某奮勇登陴。遇賊於巷。一人力戰。爲賊所殲。覺賊刀劈腦後。如切瓜聲。遂愒去。倒地上。移時蘇。痛極。血涔涔。狼狽而起。其首墜胸前。不能舉。張以手托起。加於脰。復墜。張乃扶其首。拽其辮。結繫於後腰帶間。遂不墜。視市上無一人。踉蹌歸。



不死奇事  
奇人可驚  
可敬

營兵雖衆  
至此亦無  
能爲矣

家人見之驚。掖榻內。驗其項上刀痕。深入骨裏。皮不斷者僅寸許。所幸氣食二  
噉無傷。於是灌以米汁。月餘。創合亦能言語。惟不敢俯視一切。恐低首仍掛胸  
前耳。今張年近七旬。猶善飯。有人自壽張來者。皆見之無異詞。

異史氏曰。斷頭將軍之名。見於唐史。此第爲罵賊之言。非謂頭已斷而猶活  
也。張某力戰不屈。頭雖斷而仍不斷。忠義之氣。若踴躍於紙上。嗚呼。斷頭將  
軍而後日。又有斷頭兵。慘矣。雖然亦勇矣。

### ●張陳武

曾衍東

文登協鎮張陳武。有絕力過人。康熙壬子來登。當時營兵悍不奉法。以譁噪爲  
常。公抵任未幾。有無賴多人倡亂。約於五月五日黎明。舉礮爲號。有其黨醉洩  
謀。公於二鼓始聞信。率親丁馳而往。羣凶方歃血。公入叱之。衆鼓刀而前。公以  
手扑之。刀紛紛落。如狂風之飄屋瓦。皆就縛。其兩首不受縛。公以左右脇挾之  
上馬。歸至城下。二凶已受挾死。次日公升帳。傳集營弁。各帶器械者聽。罵曰。余

相形見絀  
安得不拜  
下風

結髮從戎。身經百戰。汝曹監子。何敢當萬人敵。遂試武於庭。距躍過轅門。復袒衣。創痕般般。衆皆嚙齒咋舌。羅拜於地。乃追其餘黨。各重捶之。自是營伍輯服。奉張公約。

異史氏曰。營兵糾衆倡亂。有避之恐後者。釀禍之原。肇基於此。張公馳而往。叱而入。兵皆就縛。若無事然。非神勇耶。具此膂力。可以辟易萬人。

### ●阿夫雷德事略

佚名

阿夫雷德。生於西歷八百七十一年。卒於九百另一年。數十年中。爲英民造福。功垂竹帛。名炳旗常。實爲歷代帝王中之一大雄才。千古史鑑上之一大偉人。其一生事跡。萬人傳誦。歐美諸邦。靡不以之最後進少年。蓋其堅忍耐苦。惟以奮進自勵。雖歷經艱險。而不變其志。固足以雄長一世。表示萬年也。阿夫雷德氏少年英俊。年三十餘。承英帝統。幼時曾一再遊羅馬。其後居巴黎者又數年。善音樂。名噪遠近。是時文化未啓。教育不振。雷德氏雖出自豪門。爲衣塞話夫。

從古大英  
雄大豪傑  
得力於母  
教者居多  
未有母賢  
而子不賢  
者陶母歐  
母得此當  
表同情

設此緩兵  
之計何物  
丹人狡猾  
竟至於此

之幼子。且最得父母之鍾愛。故年近舞勺。猶未略習。咿唔。願終能建不世奇勳者。賴有賢母。啞司般賢之訓導也。凡人家庭教育。爲一生善惡之基礎。雷德氏有此賢母。日夕教誨。養成其高尚之人格。造就其壯健之體力。宜乎爲世界奇男子也。其母當燕居時。嘗以古代忠孝事爲兒童勗。遇善則獎。遇過則責。罵不稍假借。一日。圍諸兒閒坐。手羅馬聖書一卷。指語曰。諸兒誰好學。當以斯書先弁之。蓋當時印刷未精。凡書簡皆由手錄。僅此一卷。寶貴逾恆也。諸兒目睹斯編。莫不起豔羨心。而雷德氏愛之尤甚。自聞母言。勉力讀書。晝夜不倦。未幾果得是書。大喜。以爲一生榮譽。無有過於是者。及卽帝位。猶時道之。蓋其居心立志。幼時已迥異常儔矣。當阿夫雷德卽位之初。丹國方崛起北部。屢擾邊境。民不堪命。乃創和議。丹人亦揚言兵窮財竭。自願構和。且歃血爲盟。永不與美國再興干戈。其實丹人之意。以爲美人崇信上帝。發誓之後。必信以爲眞。乃得疎其邊防。休我士卒。乘英人不備。猝然再犯也。雷德四年冬。丹人陰布軍隊於吉

從古英雄  
能忍性始  
能濟事少  
康之中興  
晉文之返  
國皆從忍  
字得來

利全島。既而戰鼓三搗。伏隊猛發。時方嚴寒。兵多解革。三戰而捷。英地盡爲所  
有。雷德計窮力竭。欲謀兔脫。而丹人搜查綦嚴。不得已。喬裝村民。遠匿僻野。鶴  
唳風聲。備經艱苦。是時飢寒交迫。腹作雷鳴。入某村。牧人草舍內。寄身焉。牧者  
之婦。方焙糕於爐上。雷德倉卒入。腹飢乞食。牧者婦命速治爐火。雷德中心志  
忑。念丹兵凶猛。雖匿跡荒村。恐遭捕及。愁腸九轉。忘婦所命。婦見爐煙蔽目。餒  
已焦苦不可食。大怒。狂罵惰夫。雷德默然。英雄末路。淚涕沾襟。雷德真大不堪  
矣。

次日。雷德暗集舊衆。重圖振作。英民素銜丹國。一呼而至者數千人。丹人雖衆。  
皆無戰心。且知英民族愛國之心最富。報仇雪恥。必願效死。於是皆聞風胆喪。  
英軍遂得虜其首領。毀其國旗。丹人旗製繪以鴉形。謂使戰而得勝。鴉當伸翼  
飛舞。戰而敗。則鴉毀。至是既失首領。復應惡兆。軍心大亂。英又襲其後。一敗無  
復餘地。流血殷溝。屍橫塞道。慘云極矣。英之襲丹軍也。雷德氏鼓其餘勇。指揮

丹人以計誘我亦  
以計誘我亦  
丹人雖衆  
墮其計中  
矣

聲音之道  
感人最速  
聞此曲而  
淚不涔涔  
下者豈人  
情耶

既勝之而  
猶救之是  
深義和平  
主義者

中軍列營荒野。視勢進退。丹兵號稱百萬。旌旗蔽空。雷德氏懼不勝。乃僞爲音樂師入丹營。奏歌一闋。丹王擊節稱賞。雷德竭其全力。使丹王惑於五音。失其知覺。乃一一察其軍勢。究其器械。凡陣勢之變幻。營壘之位置。靡不熟諳。是時丹營兵士。靡不願一聆妙曲。以是數百營中。遊歷迨逼。而遇舊卒之新降者。歌以傷心之曲。聞者皆泣。莫能仰視。雷德袒其衣襟。衆始知爲故君。相顧唏噓。約於某地會晤。共圖報復。雷德揮士卒馳入中營。所向無敵。外軍四集。圍而屠者十有四日。丹人受困。飢亡者過半。雷德憐之。降者皆赦。約法三章。令其族移居東部。奉崇英教。服從五命。戰事遂息。是自以後。丹人不復抗背。今則代遠年湮。兩族幾歸同化。丹人與英民相交。友誼最深。時或於綠陰深處。共談往事。莫不惑雷德氏教化之隆也。

外史氏曰。雷德敗於丹人。託足無所。當其受辱於牧者婦。艱難備嘗。乃臥薪嘗胆。厥志不灰。是敗而不餒也。及其既克丹軍。圍而屠者十四日。於降卒則約法

而救之。是勝而不驕也。敗而不餒。勝而不驕。可謂善其始而令其終者矣。異史氏曰。雷德氏爲丹人所敗。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觀其效淮陰之受辱。師勾踐之含辛。惑敵人以歌。激降卒以義。故能光復舊物。旋建大功。戰勝而還。就撫綏之。不屠戮之。勇也而仁。寓焉。宜乎數百年後。猶感雷德氏之德。勿衰聞風者可以興矣。

●汪燕山軼事

尊聞閣王

慷慨激昂  
大有班定  
遠投筆從  
戎之志

燕山姓汪氏。江甯故家子也。少孤。性至孝。年十四。能開兩石弓。爲左右射。見者駭異。以爲當飛而食肉。十六。應童子試。輒見擯於有司。乃易名應武。試不利。如前。燕山慨然曰。大丈夫當立功萬里外。以博封侯。安能局促如轅下駒。降心低首。俯就有司。繩墨哉。乃閉戶讀書。不復求進取。暇則犇鷹臂犬。偕二三故人。飲酒射獵。以自遣。及癸丑之亂。燕山欲歛衆與賊抗。見事不可爲。遂伏居家中。忽來三賊。向其母索銀。母大怒。罵賊。墮井死。燕山出救不及。乃搏殺二賊。從後門

尋巧成拙  
關西人不  
自量矣

逸去。乘間脫於難。投筆從軍。時趙靜山中丞攝篆江甯。置之幕中。後趙中丞出擊賊。行堤上。壁立數仞。深不見底。馬逸驚墮。燕山從馬上掖中丞起。得不死。回顧堤下。馬已成齏粉。中丞德之。由是恆以自隨。中丞撫吳。燕山亦同居署中。鑿二石以橫木穿其中。精重數百斤。置堂下。榜其上曰。能約者贈番佛二十餅。酒一席。數月無敢問鼎者。後來一關西人。貌極魁梧。拂衣奮舉。及腰而止。乃轉請於燕山。燕山一舉卽起。復從空中以兩手更番舉之。無難色。其人大折服。謂卽拔山之雄。不是過也。燕山寡交游。落落無所合。顧與同郡江浦許仲常。茂才善。茂才工詩。尤善寫梅。清健奇恣。畫如其人。又喜談兵。至得意時。掀髯奮袂。終夜不休。二人相見。必橫槊擊刺。以爲樂。既復相對歎。以爲世無知者。不能効力疆場。以馬革裹尸爲恨。一日。客過燕山。四人歷遊園中。前露一牆。雙戶扇焉。相去尙數十步。方談笑間。燕山身略側。已躍過。開門延客。相顧各大笑。後許茂才走投軍。所如多不偶。鬱鬱以死。未幾。中丞亦以病歸。時道路梗阻。僕從多不肯

送主還鄉  
不辭艱險  
負義者能  
無愧色

一舉而起  
是鳥獲一  
流人物

相隨。燕山奮起曰。難而不從。焉用友也。往返數千里。卒送中丞之晉。途中恃以無恐。吳中不守。燕山輾轉兵戈間。隸威毅伯曾中丞麾下。以功擢縣令。從攻金陵。曾鑄砲。中丞往驗工。見一砲重三四百斤。謂當無能舉者。衆以燕山對。中丞返營。召燕山問之。燕山對以可。乃令四健卒扛砲。復遍召幕中客觀之。及抵帳下。四健卒流汗喘氣。燕山結束而起。如在吳中舉石時。衆大歡樂。後數日。方偕友人夜談。忽危坐不語。迫視之。氣已絕矣。時年僅三十耳。及殮。面色不改。洋洋如生。時人以爲尸解云。嗚呼。天不生才。生之或不爲時用。如燕山茂才輩。使得據兵馬之任。必能殺賊立功。垂名簡策。乃令抑塞流離。抱器以歿。燕山雖見知於當道。而亦不竟其用。可不哀哉。然燕山有子。能讀書。可卽入庠序。以繼乃父之志。而茂才父子。同死兵間。則又天道所不可知矣。世之不識燕山者。謂當雄偉如古壯士。而燕山恂恂如處女。清遠蘊藉。無劍拔弩張之勢。能小楷。精圍棋。尤工畫。仕女。不事修飾。而丰韻天生。自然入妙。其品在六如居士上。惜自愛不



多作故流傳絕少。人得其尺幅片紙。多以爲至寶藏之。

退盒曰。燕山饒有勇力。始而舉大石。繼而舉巨砲。有輕裘緩帶之容。無拔劍張弓之態。可謂舉重若輕矣。惜乎屈身幕府。不能効力疆場。博取人間富貴。年僅而立。以無疾終。豈不惜哉。

### ●紀獵者

宋和

河南有毒弩矢射獵者。則故陳長沙公所述也。云獵者一日射於楚豫之介。或告之曰。某山有物。能射之乎。曰。著乎我矢之毒。物無五步死者。曰。然。當絕地以射之。以其雄捷。而人不能避也。識之。於是行山中。見一高出於林之大樹。援而上。據之以枝。隱之布約之。不使物見也。身不危。以致力乎射也。頃之。有羣虎驅鹿羣至。皆列而伏道左。狀股栗。若有威攝之者。忽風偃草木。有一物乘風來。氣晦蒙之。見如斗火光二。則其目也。而旣風然至。忽山然坐。虎鹿進。或啖虎。或鹿視乎虎。鹿之肥瘠也。獵者樹坐。下視之。審穀弩射其目。一物仰視。見人。怒一嚙。

如此鉅目  
那得不令  
物生長

筆可屈鐵

樹斷其半。再射其一。日毒發物斃。肉如邱。

退盒曰。此勁峭之筆。傳强悍之形。懦夫讀此。精神為之一振。

### ●周老人

張肇興

老人姓周氏。名霞。字華國。籍滇西太和縣。近世稱東亞老人者是也。老人軀雄偉。額廣顴高。頰豐。目炯炯如箕。長眉美鬚髯。強飯健步。壯者不之及。年六十二。游學東瀛。禿髮服西式學生冠服。氣益豪。日人咸頌之曰丈夫。丈夫強健之意也。明治天皇者。自信老而壯。異其名。延見之。謝不如曰。此真亞東僅有之老人矣。而萬里越國求學難哉。於是新聞紙豔傳老人名。東西學子。爭得其小影以策後進。日人勝俄軍。東京市大祝捷。觀者如堵。老人有感事詩。其一聯云。十五萬人齊祝捷。他人含笑我吞聲。聲情悲壯。令人猛省。留學界之精神。為之一振。外人因見老人。亦不敢以病夫目我。此老人之聲名。所以嘖嘖人口也。初周氏世業醫。傳數世。至太翁鴻雪先生。名益震。先生懸壺雲州。治病罔弗起者。數年。

饗鏢哉是  
翁也馬援  
雖勇豈能  
專美於前  
慷慨悲涼  
熱心愛國

明德之後  
必有達人

春滿杏林  
可以預兆

積貲萬餘金。忽散之。徙居於瓊嶽山。若避難然。未幾。難果作。州城陷。獨先生家獲免。其後遂生老人。此山中。老人生而穎異。甫能言。自述其最初所見。則墮地三日內。身旁之人物。證之歷歷不爽。父母於是益奇之。髫齡通靈。素書嬉戲。種杏。隨手都活。成童後。遭回亂。棄而學劍。好俠行。清咸豐同治間。杜文秀據大理。結者走。怯者死。雲南一亂。已無復漢人立足地。老人出入花門。無懼色。嘗挾醫術走賊營中。遊說機宜。漢兵得老人力居多。時人稱之曰鴻門宴之子房。其魄力足也。

泣羣曰。老人生而慧。幼而俠。老而壯。一生而三善俱備焉。觀其溷迹醫界。嘉惠漢兵。殆勇而仁者。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 ●越南戰役之健將

天 任

越南一役。諸將善戰者。以甯裕明爲第一。裕明湖南衡陽人。初隨劉武慎軍。甲申春。淮軍既敗。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調裕明領右營。

暗伏奇兵  
法果爲  
所擊者  
不爲人所  
料而並能  
料人所觀  
及料觀此  
益信

閏月丙午。味爽法人由郎甲進攻觀音橋。橋南北皆山高數十丈。北嶺尤斗絕。提督萬葉以所部四千人屯橋南。當前敵。裕明從玉科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爲後勁。日未晡。萬葉戰敗。退屯橋北。倚北嶺而陣。法軍從之入。裕明急出萬葉後。登北嶺絕頂。發砲下擊。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麓。橫截法軍之要。法軍悉力禦嶺上軍。不虞伏軍之驟出也。大驚潰走。諸軍悉衆追之。至郎甲。殲其銳卒數百人。於是法人始有議和之舉。洪順不知西人好爭高。乃屯山下平地。幾爲敵所乘。然見前敵敗退。能督隊不少却。其事雖敗。而部伍整齊不稍亂。故卒能轉敗爲勝。二人皆淮軍良將也。萬葉後怒鼎力賞不公。辭歸。而裕明叙績。以千總越擢游擊。會奉電旨令退師。毋礙和議。我軍如約退入鎮南關。法人約退東京。乃止退北。甯裕明說玉科。謂法人詐和。必不可信。宜乘勢進兵。旋奉旨派赴敵境。偵探諸帥。皆謂無如裕明。裕明遂行。以六月乙酉發觀音橋。晝伏夜行。蠻煙瘴雨。備嘗艱苦。七月癸卯朔歸龍州。說鼎新。宜進兵。於是遂決二次大舉之議。

占魁傷矣  
應昌奔矣  
裕明力戰  
不懼豈非  
猛將

受重傷而  
猶督戰非  
視死如歸  
者不辦

十一年正月。諒山既失守。諸軍退屯鎮南關內。獨玉科屯關外。十五里之文淵。離法軍所駐五里。已酉昧爽。法軍進犯。裕明陣中嶺。身當前敵。分兵據左右二嶺。左嶺徐占魁當之。右嶺寥應昌當之。玉科駐大塘嶺上督戰。後裕明陣里許。綏甫交。占魁砲傷足。遽回燕。應昌懼而奔。一軍隨之。獨裕明督所部力戰。法人分兵從右嶺入。玉科見應昌敗。慮裕明力單。遣提督劉思河。率中營親兵助之。思河持馬刀來。裕明謂且置刀。亟蹲而發鎗。語未畢。砲彈已洞穿思河胸。玉科亦負兩傷。一中頭太陽。一洞腹。裕明不知玉科之傷且死也。猶遣紅旗索玉科諸營子藥。盡與我。我不收隊矣。紅旗報玉科陣亡。裕明乃痛哭曰。主帥死。我生何爲。弟兄不能戰者。請逃死。不懼死者。請隨我。爲主帥復仇。衆皆哭曰。願從死。裕明衝法陣。擊殺一五畫金線者。或曰法總統之壻也。是時砲聲如雷霆。子飛如風雨。槍連環。如數萬爆竹齊發。如倒巖墻。非忘死生者。不敢斯須立也。裕明俟中彈。洞右頰而出。血流滿身。裕明猶不知。但持刀督軍士前進。士皆大哭曰。

馮軍既敗  
幸裕明聞  
警馳至故  
能擊敗法  
人厥功偉  
矣

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中中砲之隱語也。爭扶掖入關。裕明不肯。謂死亦當在關外。左右給之。謂玉科尙未死。乃強舉入關。王德榜嘗拊裕明背而調之曰。人言我王老虎胆大。汝胆乃大過我耶。二月戊寅。法人攻陷關前隘。隘北五里有三山。如品字。曰大南關。馮子材統十營。三營屯山上。七營屯山下。是日法人以奇兵趣鎮南關東嶺。出間道。襲奪小南關。裕明方養創。憑壁聞砲聲。裹創飛騎至。則馮軍已敗下山。裕明從山北衝。上刀斫法人。法人披靡。於是諸將軍相繼登。德榜屯油隘。亦聞砲聲。遣都司陳得勝間道赴援。留旗幟油隘爲疑兵。而率親軍。施放火箭。橫殺入關。截法人輜重。法人前後受敵。乃敗走。南方卑濕。春草方生。洋人革履滑。輒顛入草中。時天已昏黑。裕明乃口銜匕首。右手縱火彈。左手持馬刀。馳而斫。左右隨而馳斫者二百餘人。法兵皆披靡。竟入中軍。玉科左右僅數十人。尙據南濠力戰。裕明於是衛玉科。出士卒死者又五十人。傷四十餘人。存者百人耳。玉科既出。左右僅二人。由是益親裕明。裕明亦樂爲玉科用。

和衷共濟  
相得益彰

越民漏洩  
軍機罪不容誅

是役也。玉科懲黨敏宣前事。拒教民不使見。而友叔不知教民皆法軍間諜。遽納之入。以實語之。故及於敗。吾軍死千餘人。法軍死者亦相當。而玉科裕明之能軍。乃大著。友叔被創。怨周提督之不相救也。周亦懼誅。吞金死。

八月庚寅。我師敗於耶甲。耶甲南距北山十五里。距觀音東橋八十里。東船頭。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教民送豕羊犒軍。報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叔謂之曰。我軍裝未齊。營壘未固。不能速戰。越民遂去。不二日而法兵大至矣。關外林木叢密。法人倚以爲蔽。我軍竟不之覺。味爽忽聞砲聲。友叔以謂兵勇打冷砲。俄而開花砲落營中。炸死十餘人。始知敵至。時築壘未畢。軍士各散。就空村爲食。周提督者。率二千五百人。賊而奔。友叔以千人亦奔。法人萃於玉科營。圍之數十重。裕明令軍中卽無事。亦戒備如對敵。故拒戰獨整暇。乃憑牆發槍。法人更番迭進。死傷山積。營牆轟倒。裕明以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掘坑。朝至日晨。法人數萬。衝突數十次。卒不得入。左右呼裕明曰。大人不速出。死傷無子遺矣。裕明

深能建立  
故功否則  
危矣

回顧見積尸縱橫。四面皆法兵。不見援兵一人。望玉科中軍圍尤厚。不知存沒。乃慨然曰。戰死槍走亦死槍甯戰死耳。左右曰。統領猶在。卽欲出亦不得正路。窮急哀呼。相聞吾軍戰勝。氣益猛。乘日光窮追。斬馘法人數千級。法人被殺急。則投槍乞降。去帽爲叩首狀。以手捍頸。軍士憤法人甚。卒殺不至。人遂譏中國無禮也。法人一敗不復整。敗文淵。敗諒山。敗谷松。敗威坡。敗長慶。敗船頭。由北而南。八十夜退二百餘里。諸軍歡呼。謂恢北圻復東京有日矣。而停戰之詔書下矣。

俠魂曰。越南一役。善戰者固不乏人。未有勇往直前。不顧生死。如甯裕明者。裕明之戰也。初爲伏兵以奇之。繼裹重傷以擊之。玉科之功。裕明佐之也。雖郎甲之敗。誤於越人之探告軍情。而猶能轉敗爲功。斬法人數千級。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裕明之績偉矣。漢將名將。不是過也。

偷頭記



重賞之下  
自有勇夫

此計甚佳  
西人雖強  
竟無防禦  
之法奈何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西兵據甯波府。明年正月晦。我師襲攻之。不克。是時大軍雲集。屯紹興府。而舒屋庵者。以累官甯波在軍中。一日。傳一間諜至。將斬之。叩頭乞免。舒視其人。則府之善偷者也。意哀之。曰。若爲諜而死。盍爲偷而生。若能竊洋人頭來。吾且白將軍。賞資汝。偷諾而去。既而偷果以洋人頭獻。舒介之。見將軍。將軍大喜。厚賞之。又既而獻頭者紛至。乃與羣偷計其值。黑人一頭。錢若干。白人倍之。生獲又數倍之。自是踰城穴隙。日昏暮。徧城中無非偷者。洋人之據府城也。夜必梭巡街巷。兩洋人先後行。方礫格語笑。後者忽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僵立若槁木。俄頃。又失其頭。偷兒或東或西。或者西人衣冠。持竹杖。橐橐然曳烏皮屐以來。洋人近與語。遽刺殺之。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扣其頭。使不得鳴。而絞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箝口置諸橐。網之以縋出城。或爲洋人所見。追之。則負以趨曲巷。追者迷失道。又懼其害已也。廢然而返。洋人巡視城上。亦往來通夕。羣盜數十名。以長籐爲環。暗默候城外。聞城上巡

陳涉起兵  
亦有怪聲  
驚人之舉  
偷兒之計  
亦狡矣哉

屢易臥室  
西人亦有  
戒心矣

者過。爲怪聲驚之。洋人俯視。遽以籐環勾其頭而墜。既墜。塞口中以物。而反縛之。復候之如初。城上洋人謂墜者誤失足。且聞其顛蹶。皆伸頭下視。思援之。又盡爲偷所鈎致。乃始譁然。擁所獲大笑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之以竊洋人頭至者。黨日益盛。計日益巧。所獲日益衆。其奇策秘術。人莫得而盡知也。他日偷獻頭於將軍。將軍語之曰。得洋兵百。不如得其官一。能生致之。賞萬金。不能取其頭可也。久之。反命曰。官不可得也。官未嘗夜出。臥邃室。而西軍環於外。吾儕之趨捷善升屋者。飛登其臥室。密揭瓦偵之。則見其至室中。脫衣冠入帳而寢。既而下揭帳。穴榻也。明夜又易室。偵之如前。而空如故。吾儕利其頭爲奇貨。常常夜守之。終不得知臥所得官一。不如得兵百之策也。當此之時。洋官雖防護甚謹。不可得。而心常惕惕。每日夕。穀竦自驚。旦旦而以失首報者。恆數十。或多至百餘。白人夜出邏。往往曉不歸。其黑人無名藉者。至不可算。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而去之。而甯波府遂克復。

綺緣曰。兩國交綏。不能決勝。乃乞靈于小竊。使盜敵人頭。蓋亦下策。然行而有效。固未始不可用也。特是篇詭奇可笑。恐係作者之寓言耳。俠魂曰。以無數偷兒。而與西人爲難。或獻頭。或獻人。其計固巧。其獲亦衆。使確有此事。中國何必不可爲耶。意必作者假設之言。爲奇怪之事耳。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所文。

### ●少年首領

佚名

約翰史克達者。美國革命軍中著名之將軍。當爲軍人時。適美洲土人與白人交戰。彼曾與斯役。一日同其兄及其他二少年。至離營稍遠之地獵獸。史克達與諸人分別。獨至一森林內。忽發見土人之足跡。大駭。知久在林中。必無倖免。遂預備回營。正急行間。已爲土人所見。執之。詢其同行共有幾人。並在何處。史克達不欲其兄及友同爲俘虜。乃僞應之。然彼友與兄不知彼已被囚。見其久不至。以爲迷失歸路。遂發槍。使知彼等之所在。土人聞槍聲。遂於彼等必經之

兩不接洽  
危乎殆矣

保全兩命  
維之力耶

圓轉如意  
勇往直前

河邊候之。俄一少年至。土人又執之。其兄與他一少年急乘隙登舟。土人令史克達呼之。史克達知土人暴虐。若呼之至。必同歸於盡。遂高聲呼曰。勿來。可速駛舟往他岸。土人向舟搖處。將發槍擊之。史克達奪其槍。彼兄及一少年始得免。土人雖怒史克達。然亦不忍殺。笞之數十而已。此土人乃由坎拿大來者。遂攜之同往。一日。土人約數十。分兩行立。使史克達於其中跑走。彼等各執木棍石子。向之亂擊。史克達知土人喜有勇之人。即奪土人手中之棍。如公孫之舞劍。宜僚之弄丸。土人不能禦。遂突圍而出。皆笑曰。史克達真勇夫也。又一日。土人與一鋤。使掘地。彼又知土人兵士皆不作工。且以作工爲恥。乃擲鋤於河中。曰。作工乃僕輩之士。丈夫不爲也。土人大悅。稱之爲少年首領。後白人知其無恙。以銀餅一百元贖之。史克達回營後。仍時至前處獵獸。但非常戒備。故不復爲土人所執。及革命軍起。乃爲一大將軍。曾戰勝英人於盤靈登。

不才曰。史克達爲土人所執。土人不忍殺之。反稱美之。非以其勇敢之力。見

重於土人耶。他日旋歸故國。戰勝英人。謂爲少年領袖。史克達無愧矣。

### ●許外委

時芳

責以大義  
使潰者無  
地自容畢  
竟英雄手  
段

許外委攀桂。松江人。年少。倜儻不羈。道光初。有親舊爲金山營汛官。攀桂往依焉。遂隸軍籍。在營中喜陳說古今大義。與同輩相處。出以至誠。大爲上官所器重。未幾。調松江營。洊升至外委。會鴉片之戰。英人旣得志於粵東。乃改計圖浙。又已由漸入長江。謀攻吳淞口。攀桂時隸提督陳公化成麾下。助守西砲臺。布置防務。徹夜不息。未嘗言勞。洎聞東砲臺守將咸遁匿。則大憤。慨然曰。國家養兵。歲費幾何。將以收一日之效用耳。今不戰而潰。坐失險要。辜恩溺職。莫甚於此。何以爲人。並何以對同胞。因進謁陳公。謂東砲臺已陷。大局岌岌。正如千鈞之繫一髮。願攀桂職雖卑。略解大義。必不負公以負國也。陳公壯其言。告之曰。事已至此。吾等惟有誓死勿去。以報國恩於萬一而已。攀桂感泣而出。繼英人用全力進攻。鉛丸雨集。陳公受重創。攀桂亦身中數彈。血漬重襟。左右見狀。請

中彈而猶  
力戰何竟  
勇往乃爾

少息。攀桂曰：陳提督且奮不顧身，某何人斯，敢惜死乎？戰益力，已而飛一彈來，洞其胸，遂仆地死。攀桂律已甚嚴，治軍秋毫無犯，士卒未食不先食，未飲不先飲。有疾者必親臨診治，其仁愛惻怛，出於至誠。有古儒將風，宜其臨難不苟，足以繼陳公而傳後世也。

綺緣曰：不戰而潰，固吾國兵士之常態，恆爲外人所譏許。公慷慨勵士卒，以愛國足杜其弊，其後雖不免失守要塞，亦孤掌難鳴，有以致之。要不足爲其病也。

退盒曰：攀桂官僅外委，而防禦周密，晝夜勤勞，洵勇而忠矣。觀其謁陳公，則曉以利害，擊英人則不顧死生，雖未竟其功，中彈而死，其忠勇不可及也。世有攀桂其人者乎？吾將馨香祝之。

●奇童

瘦蝶

日暮矣。一片斜陽，低挂林際，其色殷紅，似英雄之戰血，蒼靄沈沈，籠罩全邨。景

善用宕筆  
局便開展

注意國事  
誰云童子  
無知

一語破的

象慘淡若死。誦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句。當亦爲之黯然。於斯時也。彼芊綿芳艸地上。乃有二童子相對席地坐。娓娓談不倦。余固好奇者。爰趨向林後。覘之。聆其作何語。觀二童子之年歲。一約十齡許。一纔八九歲。氣宇英挺。眉目清揚。衣履亦樸素清潔。口講指畫絮絮語。所語云何。評眼前之風景耶。論校中之課程耶。噫。孰知其皆非也。三尺童子。居然侈談國事。奇哉。時甲童歎曰。瑛弟。汝知之乎。國步艱難。中日忽又發生新交涉。外交棘手。必不能得良好之結果。弟知之乎。乙童曰。弟連日讀報。已稔其大概。二十一條之苛酷條件。各報雖時露一鱗半爪。究不知其要求真相若何。政府亦殊失策。此等重要事件。甯能祕而不宣。將欲一手掩盡天下目耶。甲童曰。條件之不宣布。固屬掩耳盜鈴。然內容之若何。不難臆測。質言之。卽強隣乘戰勝之威。將以朝鮮視吾國耳。乙童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吾爲政府計。當誓死力拒。以保全我土地人民。決不能貿然承認也。甲童復歎曰。談判未終。敵軍已壓境矣。不出一星期。彼人所要求者。恐

通盤籌算  
思患預防

絕妙籌畫  
可作萬全  
之策

盡將如願以償矣。奈何乙童憤然曰。我堂堂中華民國。乃竟辱屈於扶桑三島。耶。竊思彼國既要求無故。又師出無名。倘一旦得志以去。則他國羣起援例以要求。波蘭印度之慘劇。將便演於我國矣。瓊哥對於茲事。宗旨何若。願試述之。甲童曰。保全之道。要惟起而自衛耳。黯談無華之亡國。孰若轟轟烈烈之亡國。彼果啓釁。我國亦當以鐵血報之。戰而勝。固屬可賀。果天喪予。較之索索無生氣。而任人宰割者。尙勝一籌。况我國不乏愛國同胞。苟能不分畛域。富家輸財助餉。壯丁奮志從戎。同德同心。保我疆土。誠心所至。金石爲開。安見其不能達我目的耶。乙童撫掌曰。快哉此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雖童子。然一腔愛國之血。正不讓人獨熱。會當擇地而洒之。瓊哥校中之兵式體操。此後尤宜注意。預備步汪琦之後塵。馬革裹屍。亦大快事也。甲童軒眉攘臂。突然起立曰。瑛弟。此言誠是。嗚呼。國難如此。健兒速起。言次。攜乙童手。大踏步而去。瘦蝶聞之。喟然曰。我中華民國之好男兒。如人人能存童子之心。身體而力行。



之國何患不强哉。雖然一般怵怵視視之徒。對於二童子甯不赧然。

退盒曰。愛國思想發明於問答中。奇哉童子。大有王景略捫蝨而談。旁若無人之概。

### ●女鐵槍

天白

有備無患  
寇其如彼  
何

以堂堂之  
帥而死於  
女郎之手  
泉下有知

太平軍犯吾邑時。所過無不殘破。殺人遍野。血流成河。及今故老談當年遺事。猶懷慄色。變蓋巨劫也。惟北鄉某村獨完。村背山前。皆水田。溝洫縱橫。入者易迷道。村人素好武。聞寇將至。則斂丁壯。礮器械爲守備。寇三犯。皆中伏。退後。英王陳玉成統大軍過村。村人皆矢死。弗作逃計。會清軍已抵三河。玉成無意野掠。有請以偏師往。遂圍村。村中男女咸挾兵登高死守。彈及矢石。雜下如雨。第敵勢大。再接再厲。村已岌岌。有女郎年甫十七。亦通武事。父母憐其穉。堅不令雜兵間。至是女請曰。與其束手待斃。不如力戰而死。遂挾獵槍一。登樓而射。發無不中。見寇軍中有黃衣者。知爲魁。一發殪之。寇駭亂。遂潰走。村衆追擊之。尸

亦當生愧

填溝洫殆滿。會陳亦敗退。村得全。論功以女爲上。羣呼爲女鐵槍云。

退盦曰。女子從軍。本從古恆有之事。所難者殲厥渠魁耳。以女郎而獲奇功。錫以鐵槍之名。吾無間然。

●鐵子

佚名

李朝壽爲太平國守淮安。陳國瑞統清兵攻之。李有螟蛉鐵子者。十三齡耳。登城守禦。持紅旗指揮士卒。陳羨之曰。有子當如李鐵子。命記室作書射城上。說之歸誠。鐵子大怒。率衆啓關突擊。陳敗。方圖報復。爲曾文正調赴揚州。未幾。李朝壽以淮安降清廷。授以總兵之銜。會李五十懸弧。大謙賓客於揚州。陳往祝。陳有愛馬大白龍小白龍者。每赴讌。必繫二馬於筵前。是日走馬登堂祝嘏畢。鐵叩謝。陳遽挾之叱。從者擁之登駒。疾馳而去。時陳爲實缺總兵。李勢不敵。鐵遂爲陳有。易名陳正邦。從陳征剿回匪。所向莫敵。其旗幟爲異色蜈蚣旗。賊遙見其幟。已披靡奔北。年十七。已至記名提督。賞黃馬褂。清時以爲榮者也。陳爲

奪人子爲  
己子意欲  
何爲

先聲奪人  
斯言信矣

以少擊多  
頗有李陵  
擊匈奴氣  
象

一死千秋

之授室。擒匪擾山東。陳歸僧格林沁調遣。與鐵子各統一軍。扼守濟河。擒匪萬人。築壘河北。鐵欲乘夜襲之。仲父亦在軍中。力阻之不聽。率五百騎竟去。黎明不返。亟調後隊往援之。則全軍五百人。僅二十餘騎。以鐵遺骸返矣。當其突入賊壘時。賊識其旗幟。相戒曰。鐵少爺至。慎勿縱虎還山。乃以全軍圍之。萬重。然鐵騎所向。賊酋皆人馬辟易。戮賊無算。士卒受創。猶一以當千。兵盡矢窮。人無尺鐵。二十餘騎。猶復徒首奮呼。鐵被數十創而亡。垂死猶奪其遺骸而歸。其平時訓練之能。尙可及哉。甲午庚子之役。倫斯人尙在。必爲吾武將生色也。

俠魂曰。年僅十七。兵祇五百。竟能殺賊無算。視死如歸。雖戰敗身亡。來之於古今將帥中。已屬未能多得。勇哉鐵子。可謂鐵中錚錚者矣。

### ●十一騎

佚名

響馬賊首領商石敬。以善射聞。其黨十二人。技術皆伯仲也。清兵入關。欲建功。至河西。適與遇。清裨將引六百騎。商騎僅十二耳。裨將輕其數少。一鼓擒之。十

以手接矢  
神乎技矣

二騎張弓迎擊。裨將三人皆中目死。諸軍繼進。應弦而倒者甚衆。清兵見勢促。羣集矢指十二騎射。十二騎俱以手接之。無一傷者。清兵駭譁然退。十二騎追射死者數百人。矢盡乃止。後商石敬等詣通州鎮守營報功。守申兵部。悉隸之麾下。時清兵大股將犯天津等處。聞通州十二騎善射。殺兵四百餘名。遂不果往。

不才曰。以十二騎射六百騎。衆寡之不敵可知。而能以少勝多。使清兵不敢再犯。非十二騎之力不至此。世之全軍覆沒者。聞之能無生愧。

●布蘭亞

佚名

布蘭亞。法人也。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其父始居法之惑威尼斯地方。後遷於南梯司。生而歧異。少負俊才。衆皆目爲大器。旣長。因其母英產。故至英國。迫勒延地方。往依其戚。遂居焉。所親善足球。將軍從而習之。因性所喜。故其技日益嫻。旁及武事。亦能得其綱要。及歸。其父母見其有志於斯。爰送往法之武備學。

傷至此危  
矣而布危  
蘭亞竟無  
恙不亦異  
乎

吉人天相  
雖受槍彈  
庸何傷

堂肄業。聰穎絕倫。未幾。即派往法之邊埃爾地方。練習戎政。當法越之兵釁初開也。將軍從臨陣。爲毒箭所傷。人皆憂其必死。竟無恙。天祐之耳。及愈。派至叟爾夫尼拿充兵官。及該處民亂。又殊受傷。彈穿其身而過。昇歸。其母送至醫院。醫皆束手。言必死。其母哀甚。然亦無策。惟拊之於家。以待其斃耳。詎意身體健。不治自痊。又得不死。及瘳。復入軍籍。遂薦擢守戎。賞賚有加。蓋褒其功也。後又入武備學堂充教習。繼因普法之戰。法敗績。法京戒嚴。將軍奮不顧身。屢立奇勳。遂由兵部保陞參將。待圍解。論賞罰。將軍雖有功。無如衆軍不力。議鐫級。嗣因開復其官。後因本國黨亂。將軍往以理論。受槍傷。彈穿其臂。雖無性命之憂。亦恐殘廢。幸又獲痊。擢陞將軍。駐守土逆斯地方。後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美國設百年大會。法總統派將軍賚禮往賀。又能連絡邦交。不辱君命。至此始克享承平之福。然勞苦功高。幾瀕於危。將軍之封。殊非易易。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始娶夫人。爲前駐英領事某之女公子。四德皆備。頗多內助。此將軍生平之

大略也。其偉績大功。規模宏遠。所至固未可量。而豹窺一斑。端倪已具。如將軍者。始所謂英雄人與。

不才曰。布蘭亞受槍傷彈。屢瀕於危。竟無性命之憂。卒獲賢勞之報。封以將軍。正不知幾經險阻而始得也。嗚呼。若布蘭亞者。可謂絕大英雄矣。

# 南北奇俠傳卷二

譙北楊塵因  
蛟川莊病骸  
武進許指嚴眉批  
杭縣黃退閣評點

古董姜俠魂編纂

## 奇中節

### ●程婦

倪無齋

一之為甚  
其可再乎  
程某真負  
其妻矣

程鵬舉嘗被掠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掠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程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程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賣與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謂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家。三十餘年。未嘗再娶。既貴。遣人攜向之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自到吾家。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

待人妻如  
己女賢婦  
節婦並駕  
齊驅

以舊伉儷  
爲新夫婦  
奇緣湊合  
聞所未聞

紡績達旦。毅然不可犯。吾妻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疋。償原賣鐵物。乞身爲尼。居城南某庵中。卽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曰。鞵履復全。吾願已畢。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出。告以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官爲具禮。委幕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事見輟耕錄。惜不詳其姓氏。今女德方墮。主持風教者。盍買絲繡之。

●薛魯氏

曾衍東

壽張薛志仁妻魯氏生一女。薛故家子。讀書未成名。年二十。妻同庚。一日薛以事入城。歸暮雨阻。宿外村。薛有中表弟霍某。亦以事遇雨。奔薛村叩戶求宿。魯氏曰。兄不在家。盍他往。雨益注。霍請以爨下歇。魯氏許之。晨霍起。隔窗呼曰。弟



在己得薄  
俸之名使  
妻受不貞  
之誦一舉  
兩失莫此  
爲甚

謂他人父  
如死父何

去矣。魯應曰。反關笆籬。薛歸見門未扃。院有男子履跡。正猜疑間。魯氏又曰。尙未去耶。薛不答。魯氏開門。薛怒入曰。昨夜何人酣睡臥榻。魯亦忿曰。私漢耳。薛入廚執刀相向。妻笑曰。拏賊拏賊。捉姦捉雙。殺一人是誣也。有罪。薛語塞。擲刀出門。既而悔之。又不任咎。抵京師無所事。有賣布放印錢者。多山東人。薛與識代其奔走勞。陝人梅某寓張相公廟。設局放錢。操印子者皆假梅以歸其息。時見薛與語。察其誠篤。能書算。詢其家。對以孤。父母荒歲皆餓死。梅曰。盍就食於我。薛拜謝。遂隨梅數年。薛事梅猶父。梅故無子。後梅攜薛歸陝。梅老邁不出門。義子之。遂姓梅名雪。復入都。竟改父業。以資幹旋。一部書期滿。得山西雜職。買妾陸氏生一子。善夤緣。陞榆次令。梅老就養。卒於官。薛丁外艱。來寓京師。薛偶於順治門見一人似霍。霍亦矜視薛。薛曰。非霍家表弟耶。霍曰。二十年兄何處去。薛攜霍至一酒樓。命僕歸寓。問霍曰。吾家固無恙乎。霍曰。誣嫂哉。誣嫂哉。當日雨中之印履。實我留踪。簾外之啓扃。伊誰假手。漸瀝止而弟遄行。猜疑見而

苦心苦口  
薛某之感  
泣也固宜

其志堅其  
語決殊覺  
南山可移  
此案必不  
可動

南北奇極傳 薛魯氏

四 節

兄難發。片語猝投。操戈相向。既而飄然遠引。決去無端。彼在室者。廿年守不字之貞。襁褓者及笄。誤于歸之候。兄獨何心。竟不念窮廬中。尚有沉淵之苦節哉。薛聞言泣下。歸寓摒擋行李。尅日偕霍東歸。至家門。薛與霍入。魯見之大。詈曰。何物儉楚。無故入人家。豈不聞寡婦之門。無疾風暴雨耶。薛曰。我薛志仁。魯曰。薛郎以我不貞。絕裾去。客死久矣。何得復有其人。霍爲之緩頰。備言其悔。兼述廿年遭際。及現在更姓得官之事。薛涕零請罪。女拜認父。鄰人見車馬咸來看視。魯嚴拒之。逐出門外。薛不得已。寄鄰家數日。挽親戚關說。魯氏以死誓。不與薛合。曰。彼其之子。以爾買遷。謂他人父。西土是冒。祈雨祈雨。反以我爲仇。我躬不閱。實命弗猶。竟不納薛。乃爲女擇配。遺以多金。囑善視母。居彌月。恐嫌者以假藉揭辭。魯不見。後薛服闋之任。使人來壽迎之。終不去。曾接其女及婿之署。如霍者皆往來如織焉。惟魯氏閉門紡績。環堵蕭然。初晉人來。有所饋遺。悉擲之。繼至則但致安否而已。今魯年七十餘。鄉里欽之。

忍之一字。忠孝節義。可結而成。卽害理悖德。亦此一字階之厲。薛之去妻。認假父。甘薄倖。而隳身名者。不能忍而已矣。魯之守貞。甘貧。凌冰霜而挺松筠者。能忍而已矣。人亦善用斯忍哉。

退盦曰。魯氏以二十年不白之冤。竟昭雪於一日。向使當日者。重圓破鏡。固亦猶是人情。豈料誓死不從。甘守有夫之寡。其心則冰霜也。其節則松柏也。薛某雖有悔心。必曰。如之何。如之何矣。

### ●陳戍節婦

曾衍東

婦甘肅回部落人。爲常州江陰陳四之妻。陳獲罪而戍於邊。故娶之。生二子焉。惟是遠徼窮邊。人烟絕少。陰風晝號。朔雪夏飛。不則飢餐青稞。渴飲潼酪。曉暮不聞雞犬。但聞野馬之羣嘶。至其地者。雖負強力。擁厚貲。無不爲之消沮。竦颯喪厥生平。况犄犄一戍如陳四者。又烏足道。然其得以優游化外十餘年。受妻子庸庸之福者。蓋非陳婦之力不及此。有年邀恩放陳得赦。陳故有母在籍。今

荒涼絕域  
如讀李陵  
答蘇武書

以婦道代  
子職成夫  
志孝也義  
也節也一  
以貫之矣

幸得歸。乃遘疾不能瘳。瀕危謂婦曰。天乎。命也。生爲異域之人。死猶不免他鄉之鬼。哀哀我母。十年違定省。邊庭音耗斷絕。以爲遇赦得歸。一見慈顏。何期病入膏肓。捶床撫胸。生還無日。傷如之何。婦曰。無憂。汝但將息。汝既有此孝心。汝生汝行之。汝卽不生。我成之。我以一疋縑。裹君骸骨返。吳門見母也。我豈效人家婦。便嫗煦得小兒度日子。卽稱完節人哉。陳泣謝曰。我死得瞑目矣。翌旦遂死。婦請於官。求咨負殖。歸吳西陲荒窩一邑。境常數百里。婦又步如飛。護役皆瞠乎後也。一日暮。過行不得棲所。二役曰。憊矣。盍夜宿。歸不可。役皆嗷嗷不欲走。婦喝曰。汝等以我爲囚耶。遂投一役如弄小兒。衆乞饒曰。願走。婦負骨抱兒。役爲之負一兒行。冥冥中山僻不辨凹凸。婦前導。暗鳴叱咤以壯之。俄見一燈。熒熒在望。婦喜謂役曰。都向燈處走。遂踉蹌行不解倦。而東方漸白。歛見一斑爛大虎。耀入叢莽。咆哮而去。乃知卽此照行人者。衆咸以爲神。自此不惟畏婦。實且敬之。至山西首站。役携婦投文。並告其夜行之事。官異之。賜婦以金。長批

誠信可感  
豚魚虎能  
透光以照  
行人非義  
虎而何

遞送之外。復致書前途。爲之旌焉。故路多餘資。抵江南。邑尹青州蔡公澍。聞其事。異其人。令其入內宅。爲之風示閨闈。太夫人及夫人羣拔釵珥。多所贈遺云。其人面長顴高鼻鈞。目圓漆身。修偉如丈夫。餘亦了了。不異於人。嗚呼。古今之天。於英奇瑰特。往往置之寥廓之區。又或不畀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豈天之不愛才耶。抑才之不限地以生耶。彼陳婦所爲。其高出華周杞梁之妻。又烏可以道里計哉。當時自大尹以下。皆有所賜。婦式閭里。問其老母已終堂。在殯有年矣。婦爲姑及夫營葬。鄉人義之。樂爲欣助。並得所賜金。置屋數椽。田幾畝。大尹表其門曰。健節可風。婦六十餘死。其二子不才。惟灌園作菜傭。抑豈其篤生不凡。英雄無用之之地。而以畎畝終歟。

羣君曰。陳四死不忘母。不可謂非孝者。而其婦能成其孝母之志。負骨以歸。其中艱苦備嘗。能受他人所不能受。卒致長官旌其義。大尹表其節。能如是人亦足矣。然則義哉此婦。節哉亦此婦。

●金貞女傳

貞女金氏。江陰觀山村人也。世爲農家。幼許婚於武進楊氏子。子十歲忽失去。其母尋之不得。久絕影響。遂來金家。爲金翁言兒子亡矣。大約爲奸拐所略賣。否則爲虎蛇所吞噬。吾不忍令淑女芳華。標梅期愆。請返聘書。另擇高門可也。金翁歸。從容爲女言之。女曰不可。翁不聽。強謀擇壻。女涕泣以氣自誓。父怒曰。我不能畜汝。農家誰不食力。爾能耕乎。女曰能。使同諸兄力作。女則躬腓。祈寒暑雨。勤懇過於男子。無怨言。父視其意決不可回。乃卽憐念。翁有四子。各分田十畝。以五畝分女。女遂安焉。楊母又來言。近得兒子消息。言被人賺去。流轉於浙東。令薙髮於天台某寺爲僧。無株待也。女乃見楊母曰。母之子不猶在乎。盍尋之歸。兒堅守至今。願終爲母家婦。無他適之理也。楊母深感其貞。且並以乏資尋找。告女助以金尋之。則僧出游。聞雲野鶴。無定蹤焉。數年中。楊母貧益困。嘗携少子來女家。女厚給之。至母歿不衰。女爲人強力儉嗇。歷年置沃產。將

始終以金  
氏女爲楊  
家婦苦心  
苦節過人  
遠矣阿姑  
孝養得此  
何處得此  
未婚婦

情意懇摯  
詞語悲涼  
可作陳情  
表讀

至此方來  
相見恨晚  
當頭一棒  
正如暮鼓  
晨鐘令人  
猛省

百畝。因自作疏。遣人往天台供佛飯僧。冀楊氏子知之而返也。其略云。常州府江陰縣觀山村金女。未適武進之楊氏。皈心志禮於四大法王。牟尼釋迦諸佛。前氏以未嫁。夫當齟齬。出亡不歸。今四十餘年。行將就木。嗚呼。女未嫁而守。夫不死而爲嫠者也。聞楊氏夫在台爲僧。訪尋又不得耗。豈辭世乎。抑尙在人間乎。今姑且貧死。我之以爲姑者。卽楊氏夫所自出之母。生我之愛之。謂何。且楊門無可撫之孤。其先人將爲若敖之鬼矣。願晉瓣香。廣施大衆。菩薩鑒照。忱愚云云。村中一日。忽有一僧鬚髮皓然。自言楊氏子。來自天台。感金女義而恤其母。望門稽首。不敢請見。女知之。使人問之曰。師何來。暮也。獨不墮。令生孽乎。僧反命曰。此前世因也。女又使人告之曰。師之母死。已土侵膚。想師在蓮花座上。當不念地獄中苦。試問靈台方寸中。師亦有過不去處否。僧聞言汗下。愴然而爲問曰。女聖賢命我矣。遂去。不知所終。女年至七十餘。有兒子九人。各分餘田十餘畝。使營葬祭云。

夏虛泉曰。古者女嫁有吉日。而夫死。女服斬衰而弔。既葬除之。無守貞之說也。蓋聖人緣情定禮。不强人以所難耳。然有人行人之所難。豈不可貴。故後世旌閭之典。同於節婦焉。顧凡貞女必未嫁。夫死奔喪。守貞孝養其父母。今金氏又貞女之變者矣。夫當楊母告絕。及知壻已爲僧。理固可以不變。父迫之嫁。勢又不得以守。而斷斷乎守之。偷所謂過於中行者耶。然終始冀其壻之來。而堅守以待。竭力躬耕。卒養其姑以終老。其介性所至。是難能也。是難能也。

退齋曰。守貞之女。固不乏人。若金女之貞。可謂奇矣。父迫之而不嫁如故。姑絕之而不嫁仍如故。自始至終。堅守以待。而且儉以處己。孝以養姑。非所謂節孝兩全者耶。楊氏子不能孝養其母。反使未婚之妻。以婦道代子職。清夜自思。當亦汗顏無地。

●曹起鳳 吳汝貞 張屠

李澄



俠魂按以一八則採自夢花雜誌志節爲其自敘所謂曹起鳳以下無所效  
崔氏以下無所迫杜小英以下無所倖者也

曹起鳳字士元籍徽州父子文以貿易遷於蘇之崑山起鳳生數年父販藥於  
川以家事屬其弟子斌數年無音信有徽客自川來者云一年前聞子文死不  
知其所時起鳳年十六聞其言呼號告母曰兒欲尋父骨母以其幼置之輒每  
日哭潘某者子文之故人也來唁起鳳哭甚哀異之子斌以其言告潘曰孝思  
如此古人所難但年太稚子斌盍爲之出金助斌往川年餘不得骨乃歸起鳳  
愈痛曰母前以兒幼今已十八矣時潘來詢跪潘前曰辜伯父恩奈何今姪必  
往當行乞往伯父倘母忘先人之誼使母不凍餒死且感潘黯然復贈以金泣  
而遣之既至川以不能遍詢故取尺布書其父年貌於上途人憐者半疑者半  
賞盡乃乞食至滇南又折往金川凡三遇虎一遇熊一遇盜一遇山魃皆不死  
往返萬餘里訖無耗腸空骨立仰天而呼曰天不令吾得父骨吾死魂當相依

耳。或勸以禱諸神。兆宜南行。遂達漢陽。時冬暮。不食者數日矣。夜宿土穴中。僵不能起。途中客見而拯之。以酒肉進。起。鳳曰。不見父骨。誓不食肉。其夜夢至一處。白楊數株。一人坐樹中。彷彿其父。告曰。月邊古。蕉下鹿。兩壬申。可食肉。醒而誌之。逾年。與客偕之西陽。步郊野間。境如夢。白楊下。棺纍纍然。訪諸土人。得胡姓云。十餘年前。有曹姓客死於此。此地數棺。未知孰是。檢之一棺。已朽。骨露。有牙牌一。刻字曰。蕉鹿。客喜曰。子向以夢告我。今日爲壬申。必此棺無疑也。起鳳且悲且慰。解所著布衫裹骨歸。潘聞而歎曰。生子如曹生。雖身死萬里無憂也。吳汝貞。農夫也。隨父耕山中。母來餉。將及田。遇虎曳之去。汝貞遙望見之。持鋤奔虎。逐虎負嶠。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虎躍起搏之。汝貞却蔽大樹後。虎怒。嚙樹。汝貞叱曰。汝害吾母。吾不與汝俱生。力舉鋤擊虎頸。虎奮而搏。汝貞返奔。失足墮於澗。虎哮於上。取沙石擊虎。虎傷目。循澗行數十步。得徑。遂達嶠。負母行。虎大哮。林葉颯颯作聲。汝貞返顧曰。母恐我。我與汝俱死。置母於山側。前

墮澗時失鋤。遂徒手迎虎。虎躍而搏。人虎腹得卵。急握之。虎再躍再哮。力漸盡。盤旋於豐草間。適其父率羣農鼓噪來救。汝貞釋虎。虎逸去。母子皆無恙。張屠言者。忘其地與名。其業穢。其行樸。每夜半起趨外舍。操刀屠割。既畢。入視母。潔盤匱。進飲食。乃擔肉於市。易錢攜酒脯歸。侍母飲食。母不憚。屠歌弋陽歌。已支兩手作演劇狀。母喜。屠亦喜。鄉人有結伴往南海者。云大士最靈感。祈之獲福。屠念母漸老。菩薩有靈。可爲母祈壽。固請偕往。宿逆旅。中夜驚起大呼。同伴駭問。云夢中聞母喚。同伴以其業穢也。惡之。又以擾睡。故棄之。屠獨行數日。迷路入亂山中。峯巒雜沓。樵跡俱絕。猿啼獸嗥。斜日欲墜。疾行數里。叢篁夾道。竹盡峯廻。露一茅舍。中有老人。鶴髮雞膚。閉目趺坐。屠拜求止。往兼問路途。老人徐開目。謂曰。普陀去此萬里。爾何能往。且爾家自有佛。不必往靈山也。指室東隅。令宿。見落葉鋪滿。將一尺許。寢其上。溫軟如茵。天將明。老人促之起。被中出餅二枚。屠食其一。甘芳滿頰。曳往後山。揮之使去。屠覺足健。異往常。約行里

餘辨城郭隱隱。炊烟晨起。細視乃鄉里也。念神異如此。其菩薩示我乎。趨歸。母尚寢牀。出懷中餅啖母。餅淡碧。色如嫩篋。母終九十餘。屠入山。不知所終。夢花生曰。曹生出萬死一生而得父骨。蓋其天性有過人者。吾獨異其父有孝子。又有義友也。汝貞非馮婦。生死利害之不計。而大勇生焉。張屠不讀書。能終身不失孺慕。其遇老人事近幻。然未必非理之所有。彼二君者。又何嘗讀書也哉。

● 崔氏 高鳳女

崔氏甯國府王惠妻。惠業儒不成。崔貌端好。性柔順。鄉鄰賢之。歲大饑。薄田數十畝。無所收。餽粥不給。數口嗷嗷。漸鄰于斃。翁呼崔前曰。家貧年饑。親戚無助者。爾婦人何能養翁夫。盍自爲計。吾老矣。死不足惜。哭失聲。崔俯思者久。徐起謂翁曰。婦不能養翁夫。誠然。與其俱死無益。盍鬻婦。當得金。是婦去而一家得生也。翁益悲曰。我何忍賣婦以求活。爾去。毋我念也。崔曰。婦所以不惜失身者。

六字不堪  
卒讀

爲延翁夫命。人當諒我。若自顧而甘失節。人將謂我何。惠泣于旁。崔慰之曰。君讀書人。知大義。親可救。身所不惜。况棄一婦乎。翌日。復促翁。適村隣任姓稱巨室。妻亡。思續娶。無當意者。因託隣媪致意焉。任知崔美且賢。喜甚。疑不誠。媪兩返。遂以白金百二十兩爲聘。吉日。任以輿來迎。崔告翁曰。婦去無所攜。請以荒田十畝作賣契。書價銀百二十兩。此卽翁贈嫁物也。翁不忍却許之。惠執裾而哭。婦變色曰。丈夫何患無室。善事親。勤讀以求名。卽不負妾矣。抵任氏門。輿啓。則巾繫于頸。赫然死人也。事聞于縣令。令某公素廉明。檢視襟內露紙一角。爲賣田契。契後書六字云。田歸任屍歸王。時兩姓皆集。令曰。此奇節也。當成其志。江陰農人高鳳。有好女。年十二。卽擅儀容。性貞靜。不苟言笑。里中每春秋社會。鄰女豔服往觀。女閉戶紡績。邀之不往。於是閭巷目之爲迂姑娘。不二年。聞於一邑。求之者衆。卜不吉。惟南鄙鬻人子朱鑲筮吉。婚已成。時女族名世勳者。奸人也。與富家兒陳某友善。富兒非世族。且不文。頗爲鄉里輕。世勳教之輸粟入

摹世勳處  
深文曲筆  
魑魅伎倆  
種種畢露

太學爲其弟謀婚於勢家。又令以賂交結官吏。富兒出入必乘輿張蓋騎駿馬。健僕從之者五六人。世勳從旁視。輒指示田夫牧豎曰。此子也。才且多金。取朱紫易易耳。若等善事之。母買禍於他日也。田間人見其門多冠蓋。固已搖首咋舌。及聞是言。益悚懼。向之輕之者皆畏之矣。富兒深德世勳。嘗攜酒從世勳飲。多密謀。適鳳女來省世勳。母富兒目送者久。曰。麗者爲誰。世勳曰。此族女不久爲窶人婦。不足問。富兒唯唯。數日以金一函遺世勳。求謀女爲繼室。世勳笑而頷之。乃以甘言誘鳳。鳳意動。以危言嚇朱。朱恐。遂退朱婚而受陳聘。女聞之不食。母倩隣媪勸女。女曰。爲語朱家郎。速以樁來。好以屍相見也。母泣曰。爾父老矣。若之勢誰不聞。若殺人多矣。刑未嘗及也。爾死必禍我老特女。乃食。富兒以百兩送。世勳來視吉禮。女盛服出房。呼世勳曰。役夫。爾利人金則已耳。奈何使我至於此極哉。白光出於袖。捉世勳頭。刃洞喉而仆。反刺不死。絕食數日乃死。夢花生曰。可以不死而竟死。乃不徒死。不可以不死而必死。且欲刺其讎而甘

烈

心焉。則亦不徒死。均可哀已。

●杜小英 長沙女 薛孝姑

杜小英。湖南辰郡人。初母姜。夢一女子。絳衣執玉。再拜而告曰。吾英臺女也。將暫棲母所。母覺而孕。及誕。名之曰小英。八歲。秀外慧中。舅氏絕憐愛。授以閨訓。諸書。能知大意。稍長。閱木蘭詩。及黃崇嘏事。掩卷歎曰。斯二女不足法也。夫以女子。溷跡男兒中。縱完身無玷。亦失貞靜之道矣。聞者異之。許字同郡某生。未歸。辰亂。舉家避山中。時土兵糧匱。大掠於野。英以貌被獲。其長見而悅之。納諸營。英泣告曰。妾母亡未逾年。願寬假以終三年喪。惟將軍命不然。死耳。長憐其幼。不遽汗。亦不放歸。未幾兵解。挾之至武昌。泊舟水濱。時木落江空。潮平岸闊。昏月初上。哀鴻遠鳴。乃擁繡被而低吟。酬靈妃而遙訴。曰。小英小英。命盡今夕。更聞舟人酣寢。睡聲正濃。獨啓蓬窗。一躍而墮。屍逆流六十餘里。至荊口驛。土人得之。檢衣襟間。有油囊貯素箋一幅。書絕命詞十首。其敘略曰。洋洋洞庭。妾

卓識名論

特讀

南北奇俠傳

杜小英

長沙女

薛孝姑

一八

節

非不能死也。恐投之荒烟堊水中。無有知者。則父兄將以妾爲失節矣。武昌省會之區。楚南賢士大夫。多集於黃鶴白雲間。且當貢舉之秋。吾鄉應試者必多其人。故隱忍至此而死。希長者爲妾歸報鄉里耳。詞曰。厭聽帥中唱凱歌。幾回腸斷嶺猿多。將軍不下搜羅令。遮莫紅妝馬上駝。淚痕濕透舊羅衣。夢到家鄉身未歸。滿目風濤誰似侶。低低遙祝兩靈妃。舟師乍轉五溪津。載得蛾眉泊水濱。寄語嚴親休涕泣。入江猶是女兒身。憶昔深居畫閣時。詩書曾就渭陽師。手今飄泊干戈裏。猶夢挑燈讀楚辭。生年十五未簪笄。自古紅顏福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東流應繞洞庭西。斷泣江聲怨亂離。匣中鸞鏡已長辭。朱門空自聯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身雖如葉墜江邊。豈肯隨風逐浪圓。萬古不消天地恨。幽魂只合化啼鵑。其三章亡之。

辰女能文。長沙女能武。亦奇烈也。女生而多力。七八歲能以隻手擎石臼。舞動如飛。父兄皆以勇稱。善搏擊。及少林槍。長沙少年學其藝者數百人。每授藝時。



筆有生氣  
跳躍紙上

名語

孽禿

女窺於旁。神解妙悟。出諸少年上。父兄愛之。慎擇配。最後有暨陽陳生者。來受業。年弱冠。美如玉。挾兩銅鞭。重二十觔。父曰。此吾女耦也。以女許之。未結褵。而有流賊之變。率其黨與賊戰於野。一晝夜不少却。賊曰。好男子。招之降。不屈。同鬪死。賊逼城。女痛父與壻之不返也。密紉衣褲。以青布纏其身數匝。持長鎗。從城上躍入賊壘。擊殺數十人。賊曰。汝降。不殺汝。女曰。殺我父。殺我夫。吾安獨生。賊曰。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將愧天下之爲男子者。矢集於身。如蝟然。

孝姑。浙中薛尙仁女。尙仁有弟婦柳氏。新寡。盜僧寂照募緣過其門。見柳氏豔之。明旦失柳氏首。氏弟柳文以姦殺指尙仁。尙仁擬大辟。令給之曰。爾將頭出。則得生矣。孝姑年十三。聞而告母氏曰。父死則母死。女亦必死。是父死而母女俱死也。生女無益。盍將女頭去。父得活。女雖死無憾。母曰。爾父運蹇。構此獄。兒何罪。女背母自經死。母痛女。然以夫之終不可救也。乃忍痛斷其首。持以白。令驗。面無血皮不捲。且色太艾。不實。怒曰。爾夫殺人。爾奈何又殺人。氏大懼。且

明白官

泣且告。往驗女屍在地。以頭合之。無差。歎曰。家有孝女。必無殺人之父。將緩其獄。歸途見少女隨僧行。疑之。命役尾其後。還白云。至某庵。僧入。彷彿女亦入。至韋馱殿不見。止見僧。令人庵移神座。地有亂髮。掘之而頭露。訊僧得寂照姦殺狀。遂釋尙仁。

夢花生曰。杜女謂溷跡男兒中。失貞靜之道。卒以身從男兒中死。不得已以詩自明。讀其詩。未嘗不悲其志。長沙丈夫哉。誰謂爾巾幗也。緹縈之書。孰如薛女之頭。

# 南北奇俠傳卷二

譙北楊塵因  
蛟川莊病骸  
武進許指嚴  
杭縣黃退閣  
眉批  
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 奇中智

### ●劉公惟中傳

汪琬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政使九光。長爲潁州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公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遇州縣豪傑。皆傾身與之交。得其歎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公爲人沈勇。有知略。作詩歌不甚屬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喜談兵。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

以酒肉之饗安反側之人臨變多才非公莫屬

孟嘗客承開教以兵法以公校之殆過之矣

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君別。聯用爲歡會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瓢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令四方笑吾穎無人。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妻孥乎。某在無憂凍餒也。因手觚自滿引曰。保爲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果皆匍匐泣下曰。某動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徽公救解。幾至生變。羣盜大掠村市中。將抵州。州太守故文吏。不知所出。集士民廷議。公聞之。緩步至廷中。於是士民皆集。太守素嚴憚公。急揖之使言。公仰面大聲曰。此狂豎子也。計已走矣。脫薄城。特成禽耳。太守惶遽。姑欲藉公以安衆。卽謬曰。劉生言是。遂命公率衆調之。已而盜果遯去。公之出奇料事。多此類也。公狀貌魁梧。飲酒至一石不亂。善運馬槊。往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當是時。流賊方起。陝右蔓延。汝洛間。所在剽掠。官軍不能制也。穎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爲重。

絕妙之計  
竟不果行  
天欲禍穎  
其如之何

休休有容  
度量之相  
越遠甚

然公竟不及設施而死。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奪據之。俛射城中。城中人匈匈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太守曰。事急矣。然樓旁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其樓。則縋勢可蹙也。太守既許諾。而會張尙書鶴鳴在圍中。尙書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劫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袖走出。謀矯太守令遣其客。客已悉聞張尙書語。藉藉怒罵。稍相自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問公。公頓目叱之。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公雖與廷石爲儔。然廷石少年使氣。而公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廷石譙公迂儒。公笑不較也。廷石爲怨家所中。上官將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他逃。公遣人招致於家。陰與畫策得免。由是廷石大服。最後公死。而廷石亦與賊戰敗。身中大創十餘。輿至於牀。猶口占書數百言。乞隣道兵逐賊。不逾日亦死。公娶於王。有子體仁。與予同舉。順治中進士。今方爲刑部主事。

汪琬曰。予讀公詩至抱膝吟。與聽郭山人彈圮橋歌。未嘗不嘆公之慷慨壯烈。蓋其天性然也。劉氏自布政公以來。科甲相望。廷石有弟廷相。亦與予同年進士。其子佐臨壯國。壯國從子搢。後亦相繼第進士。故河南稱巨族者。必推潁州劉氏云。

俠魂曰。劉公以任俠之性。具明哲之才。故能轉危爲安。料事多中。使張公不阻焚樓之策。潁城未必遽陷也。獨惜不從其計。致殞其軀。死而有知。豈無遺恨。

●水飛上

程善之

馮莊者。屬廣州某縣一村落。擁山而面水。三面山嶺巖絕。不能置足。南向臨大河。居民出入者。皆駕舟。村人聚族而居。採山釣水。饒林木魚鼈之利。無減乎桃花源也。清咸豐中。洪楊之役。城旣破。遂略憑莊。薄河欲渡。村人相聚。謀抵禦之策。衆議紛紛。莫知所適。有老漁獨建議曰。明日聚壯丁二三十人。雙足各縛巨

妙計奇謀  
得兵家疑  
兵之法  
先聲有奪  
人之心  
觀此益信

一見而驚  
計賊已墮其

木片。執器械行水上。乘流而下。第無與鬪。更先使人間於敵曰。吾村勇士號水上飛者。不可犯也。比敵見之。可不戰而走。衆如其議。選莊丁習水性者。縛木片如漁言。果行水面。如履平地。而謀亦先往。明日破曉。敵遠偵於河畔。第見壯夫巡弋河中。往來輕捷。過於鳧鴨。大懼。厚賞謀者。拔隊去。頃刻間一村安謐。此兵家所謂疑兵也。不意老漁能用之。

泣羣曰。一老漁耳。而能以奇計退敵人。有孫臧滅灶之能。仿道濟量沙之法。出奇制勝。一村賴以保全。老漁亦人傑矣哉。

### ●廚卒

佚名

法國庖丁。治饌最精。現在戰場當兵之庖丁。名曰廚卒。向在大旅館及豪富家充庖丁者。一聞動員令下。立即輟業入伍。蓋其愛國心使然也。近有少年律師。請假六日。就其妻學烹飪之法。六日中不離廚下一步。居然卒業。入伍充廚卒矣。現且新發明一種行竈。裝有兩輪。以一馬牽之而行。大鍋可容湯或咖啡一

發明最新  
行灶亦精  
巧亦便捷  
是真獨遠  
匠心者

精於烹飪  
之法易牙

百五十斤。柴薪則束置竈旁。可使衆兵於一日之中。有二頓熱食。此事於各兵衛生上最關緊要。用此行竈。更有一益。卽係能減少廚卒之數。從前一隊二百五十人。須用廚卒二十人者。今用此竈。二三人已足敷用。需人既少。別選自易。其不入選者。則仍入伍爲兵。廚卒雖減。而購辦蔬菜。仍不失時。蓋每日定有時。刻赴市購物。購定後。卽由汽車輸送。計一營三千兵。每日糧食。需山薯一千一百斤。白菜六百斤。葱四百斤。紅蘿蔔四百斤。白葡蘿一百六十斤。麵粉八十斤。牛肉一千五百斤。糖一百八十斤。咖啡八十斤。茶葉三十斤。鹽六十斤。脂油九十斤。歇哥辣一百五十斤。酒一千三百斤。麵包尙不在內。此爲一營三千兵每日所需之食糧。雖每日所辦之菜。不外乎此。而靈巧之廚卒。頗能刻意求精。變換烹法。凡敵軍炸彈。墮落河中。炸死之魚。亦可取以作餚。大抵兵士於鷄蛋極爲歡迎。惟戰場中無處可覓。於是有一廚卒。發起以鴉卵爲代。人皆效之。因此以採巢取卵爲業者。實繁有徒。又以刺猬塗以濕灰。文火帘熟。其味甚佳。但各



調味豈能  
專美於前

冒險饋食  
一人死而  
衆人賴之  
論功固莫  
大焉

廚卒不僅職司烹飪。尙須分餉衆兵。每日早晚二次。肩負麵包。手挈二鍋。送往前敵。其距離約十里許。行時均由各戰壕內進出。每值天雨。泥濘沒踝。爲狀至勞。有時泥淖太深。不能疾走。又恐菜冷。則惟有奮不顧身。取道平地。因其深知兵食最關緊要。同營之兵。系於一人。無食卽無戰鬪力也。有一廚卒。係南斐洲法屬賽乃茄爾人。一日由平地上行赴前敵送饌。維時鎗聲不絕。而彼終放膽前行。若無其事。同伴危之。呼其速入壕中。彼恐履步太急。湯或外溢。徐行如故。繼又促之。則曰。我何畏哉。彈不能穿我之黑皮也。一日傍晚。德軍方在猛攻之際。有二廚卒。攜饌而來。以餉兵士。及至戰壕。統將見之。雖嘉其勇。然不得不責其冒險。謂之曰。在此鎗林彈雨中。何不稍緩須臾。廚卒答曰。今日我等所攜來者。乃係腰子。不能冷食。冷則無味。又一廚卒身受鎗彈。血溢如注。然仍堅持兩鍋。忍痛奔赴前陣。鍋中食物。毫末傾出。目的既達。遂仆地而死。又有廚卒三十五人。在一小樹林內。預備一營兵士之食。正在刀勺競響。各司

其職之時。忽聞人馬行走之聲。響徹林木。識爲博豕之聲也。廚卒中之領袖者。卽令同伴三十四人。匿入草樹叢中。已則挺身而出。向敵軍大聲曰。棄而槍速降。否則吾將下令開槍矣。言時。卽聞林中扳機之聲。歷碌如雨。敵隊官大驚。以爲伏兵。殆以千計。度不敵。遂願繳械乞降。該廚卒自念同伴僅有三十四人。欲將敵軍一百五十人之鎗械。逐一卸下。此亦極難之事。因曰。旣如是。爾輩可將隊官軍械取下。擲於一百米達之外。敵隊官唯唯從命。各兵亦依令照行。復至原處。廚卒見其已無軍械。因卽噉唇作聲。彼三十四人。卽持鎗衝鋒而出。敵兵無一倖免。夫以一百五十人之衆。而竟敗於三十五人之手。抑亦奇矣。按廚卒卽吾國軍隊中之伙夫。不識此中亦有足與媲美之人否也。

退盒曰。以營中之廚卒。而能按時饋食。其克盡天職。固屬可嘉。所最難者。於倉猝之時。生詭譎之計。能以三十五人。擊敗一百五十人。以少勝多。滅此朝食。智之爲用大矣哉。

忘哉敵人  
墮其計中  
矣

●藍姐

醒 吾

慢藏海盜  
讀此可爲  
殷鑒  
成竹在胸  
從容不迫

明末盜賊蠡起。天下騷然。十室九空。民不安堵。而尤以陝西爲甚。蓋闖賊實興於是也。有王亞章者。家資巨萬。羣盜垂涎。遷避新淦。寓清泥寺。是鄉風俗。凡白外鄉新遷入者。須張筵設宴。邀飲鄰人。名曰拜鄰。亞章亦從此習慣。曾於某夜燕客。中席客散。夫婦醉臥。俄有羣盜破扉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中有一婢呼曰。主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卽應聲曰。然。無驚主人。盜乃釋藍姐縛。令付匙鑰。立予之。復秉席間大燭。指導其行。金銀酒器首飾衣服。悉數掠去。天明。主人醒。方知大驚。啓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污其背。密令捕者以是驗之。當可盡獲。主人如言。以白縣令。後果皆獲云。夫藍姐一婦人耳。臨變不倉惶失措。而能從容用智。天資何其敏也。漢書張敞傳。載赭污盜衣裙。與此暗合。然彼緩圖。此急應。且出於婢女。尤爲難得焉。退盦曰。於倉猝之時。有鎮定之力。不懼羣盜。不驚主人。而卒用其計以獲盜。

得之於婢女中。良非易易。

●仁山僧

天游

仁山僧。字大壑。別號隱峯。金壇人也。少倜儻有大志。沈靜寡言。七歲入塾。就師甫六載。五經已畢誦。尤能文。其兄居之爲奇貨。曰。若博功名如拾芥。宗族有光矣。年十五。入直溪鎮益智校。四周卒業。各科學皆有心得。惟深惡舉子業。以其崇虛名而無實際也。然僧依兄長成。逾年。兄促其應試。不敢違命。遂入場屋。屢試列前茅。兄喜甚。僧殊鬱鬱不自得。逮秋初。僞朝降旨。罷科舉。僧喜出望外。曰。予得自由矣。遂請命于兄。作鐵甕遊。登北固金焦。憑高而望中原。感人物之興衰。悲河山之淪落。隱隱然觸其遁世志。復遊金山。遇房僧西來。道貌魁偉。頗具德者相。君遂咨以出家事。西來僧亦別具慧眼。見君眉宇間。軒露英偉氣。知爲不凡品。遂許之。時年方十九。既剃度。遂潛心內典。是時僧侶皆修小乘。其義甚狹。僧力矯時弊。闡發大乘。會揚州亞髡僧。創辦普通僧學校。亦提倡佛教之大

憑弔古今  
歎歎欲絕

知人則哲  
西來僧畢  
竟不凡

屢蹶屢起  
有志竟成

乘者僧遂往遊焉。歷試冠羣。亞髡深器重之。未幾。頑固僧侶。反對亞髡之提倡。欲傾陷之。苦無由。適安徽事敗。徐烈士以身殉。徐固亞髡之故友。彼輩遂誣與私通。並指辦學爲建設機關。上控之端方。端方深惡之。捕亞髡至甯。監禁十五年。僧幸免株連。然志不稍改。於是徧訪名山。藉研大乘。遊歷數載。知音落落。金陵楊仁山。佛學中巨子也。慨大乘之陵夷。建祇桓精舍。招試英俊僧徒。討論以恢宏之。僧預選焉。厥後經費支絀。中止。時僧界受激刺。籌設佛教師範校於南京。以爲抵制之計。僧欲發揚本旨。又往投而學也。去秋。武漢起義。是校又停止。僧毅然以馬丁路德自任。出而組織佛教協進會。掃蕩數百年迷信習慣。成立之日。僧演說中。發明佛氏教育實業慈善三大宗綱。凡與會者無不擊掌。詎成立甫八日。正在籌畫進行。劣僧青權。痛佛界之革命也。糾衆三十餘人。備持刀棍。意在刺僧。幸同事諸人竭力抵禦。得以免。次日。赴本地檢警廳起訴。已將兇僧霜亭等十數人拘去。然青權神通。毫不知懼。且運動章炳麟。控詞電稟孫前

水落日出

總統南京內務部。派雷震調查。始知僧之所爲。實係整頓佛教。補助社會。遂判劣僧青權等。以謀害律科監禁之罪。閱三月餘。始結案。現聞僧又欲辦佛教小學。其有功於宗教如此。蓋亦僅矣。

退盒曰。棄儒爲僧。改良佛教。能如是。是亦足矣。

●幕友退敵

湯芷卿

應變多才  
足使奇公  
愧色

堂堂之陣  
正正之師

江西廬陵縣。有匪徒聚衆焚香斂錢。久之。附從日多。教首徐德明。遂萌叛逆。擇日舉事。縣令滿洲奇公。遣典史往探。被執。攜印欲遁。幕友蘇方山曰。此草寇耳。何胆怯爲。一動足則全城休矣。奇急問計。蘇乃籍民壯差役。及城坊健丁。得六百餘人。開庫得刀械百數十。餘借城中各鋪戶鑼鼓。約數百具。收民間竹簾數千束。浸以油。令人擔荷潛行。離賊三十里。先出示曉諭居民云。省門已發大軍。十萬至。汝等良民。各安毋擾。俟三更許。衆分四隊。出城喊喊。然油簾。徧林木中。火光綿延數十里。金鼓不絕。徐黨聞之。四竄。遂火其村。救典史出。徐及僞官皆

被縛。乃分別首從。誅竄有差。嗚呼。定變俄傾。若蘇者。賢於十萬師矣。

泣羣曰。着墨不多。而當日情形。瞭如指掌。是真能惜墨如金者。

### ●長年王

鮮庵

賊信其言  
死期至矣

急則生計  
保全生命  
不少

絕妙美人  
計無不成  
者讀此果  
然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膽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曩年爲賊得。挾入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帆汎海去。長年旣被執時。陽爲好語媚賊。賊首甚親信之。又業己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振柁飽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旋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歌。低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枕藉。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刃。盡砍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賊。

若無藏舌  
長年危矣

首。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私剗其舌。別藏之。挾金帛並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並縛長年詣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首並舟。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並上功。鎮將故川人也。長年急。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暗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軍乃大駭服。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高馬。繞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並遣諸男婦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長年益禿貧甚。猶操舟焉。

退齋曰。不懼賊而先媚賊。已屬絕大本領。而又設計以斬之。臨刑以辨之。得保首領。兼獲金帛。皆智之力也。徒勇者盍鑒諸。

●吳叟

予鄉有吳叟者。忘其名。里中有大猾某。家徒數百。暴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

(善)



復一句甚妙

寥寥數語  
實於十萬  
師可以移  
贈吳叟

癡厥渠魁  
永除後患

不敢上狀於有司。卽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咸豐中葉。粵匪逼里中。叟遂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卽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且令里人德公。某欣然曰。惟長者命。叟因執其手曰。方今粵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剪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某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我當爲公擊賊。於是部勒其子弟最强者百人人。持梃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一子往贊之一。遇賊輒奮鬥。自己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某稍倦矣。屢命左右取茶。而叟私忖賊既已殺數十人。當可無慮。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命其子持刃往刺。中脅斃焉。叟慷慨謂衆曰。我與某非有私怨。不過爲父老兄弟。除此巨害。爾等無干。不必驚惶。衆亦無言。事既定。鄉人爭稱道之。

記者曰。士生於世。足以濟危難。定禍亂。破奸宄者。自古以來。實難其選。乃如吳叟者。既保衛桑梓。免遭蹂躪。復滅此巨猾。以弭無窮之禍。一轉移間。其造福於地方。何可勝道。宜乎鄉之人稱之至今也。

退齋曰。黑中大猾。有司不能戮。而吳叟戮之。尤可異者。先借大猾之力以除賊。既而復滅大猾。爲斬草除根之計。一舉兩得。吳叟洵勇而智矣。愧哉有司。豈材力不及吳叟耶。

# 南北奇俠傳卷二

譙北楊塵因武進許指嚴眉批  
蛟川莊病骸杭縣黃退閣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 奇中才

### ●記楊誠村軍門事

張琦

道光元年十二月。誠村軍門延余課子。暇則談軍中事。輒隨錄之。前後不復詮次。昔歐陽公喜史遷能傳節烈奇士。而怪今無如遷所紀者。吾得軍門事記之。幸甚。不知後之視吾文。抑何如也。

滑縣之役。高杞署河南巡撫。邢彥成爲總統。公擊賊道口。鞭巡撫吏人。巡撫大怒。盛氣與總統言。楊某欺我。公直入帳。總統迎勞。曰。喜得道口矣。公遜謝。公知杞情。故激之。謂曰。道口幸得。然公頃誤甚。杞曰。吾何誤。公曰。賊勢方張。公挺身

前賊幾撲公。而吏士不相救護。尙不當鞭耶。公死。某等敢不死。公輕死。無益於國。又累某等。某方恨公。公乃更怒耶。杞笑而罷。時總統有兵七千。屯城東西南三面。杞有兵六千。不肯發。會楊提督遇春。因退縮。摘參將某頂帶。杞又怒。欲以二千人往屯濬縣。總統將許之。公曰。不可許也。總統曰。此公不曉事。吾將俟其去而揭之。公曰。公揭杞。杞亦將揭公。此兩敗也。賊將誰辦。且公與某皆伊犁罪人。上幸赦而用之。今又樂往乎。一身不足道。如老母何。總統曰。杞欲去。奈何。公曰。某能止之。且收其兵。但乞花翎紅頂各一。乃可。總統許諾。公卽馳至高杞營。先語其用事者二人曰。汝二人禍福在吾。其知之乎。二人者愕愕曰。何也。公曰。高公欲來濬縣。汝二人之過也。構怨大臣。罪當死。吾能證汝。吾今阻高公母去。以花翎紅頂相贈。此二途者將何從。二人者唯唯。乃入見杞曰。公欲往濬縣乎。曰。然。人多欺蔑吾者。吾故避之。公曰。有上旨乎。曰。無。有總統札乎。曰。無。公曰。賊在滑。公乃去濬。公今日往。總統明日揭公矣。杞曰。然則奈何。公曰。何不以六千

先用恐嚇  
之計二人  
安得不信  
從

此乃宋太祖杯酒解  
兵權之意  
將在謀而  
不在勇觀  
此益信

兵與。某而公坐享其利。杞曰：汝欲奪吾兵權。耶公曰：公擁兵不發。總統奏請公圍北門。公能不往耶。北門賊之衝也。一期失利。公受其禍。不如以兵與某。有事責不及公。而有功固不能不歸之公也。又何疑乎。杞悅。公遂領其衆。李文成之竄司寨也。圍未合時。潛至桃園。官兵不知。復往山東。糾其衆。至是北出。乃覺之。或謂賊止二百餘人。總統命公以三百人追勦。公一日夜馳二百數十里。過輝縣西三十餘里。遇賊四千餘。公兵少且疲。引避之。令衆北走。自率二十人。南趨林麓中。賊乘之。公力戰且走。賊悉衆圍之。公率二十人衝圍出。無一傷者。久之。卒稍稍集。僅七十二人。有桑都統者。謂公已死。大哭。見公至。乃喜曰：願今將安往。公曰：離縣十五里南營門有村落。可舍也。已至。桑公請往輝縣。公曰：輝縣城小兵單。吾來時不敢開門。一相延接。今兵敗而往。其肯納耶。吾以七十二人居城外。賊大夥來。身死城破矣。不如舍此。賊必疑不敢來。公必欲往。卽將衆去。吾誓死此耳。桑公乃不復言。然懼甚。公曰：村後河流寬廣。村前岸作偃

量敵而後  
進慮此兵  
後會慎之  
家審險者  
法冒險者  
烏足以知  
之

月形必上流有閘。可放水也。探之果然。乃決閘放水。環村如濠。衆心乃安。公益請新調甘肅步兵一千。關東馬兵九百。而自往湯陰迎之。凡五日。兵乃集。公鬚爲之白。而李文成適以足創劇。據侯兆川山寨。公未至。司寨二十里。時方早。餐。命下營駐此。衆請撲賊寨。公不應。日暮。又請。公又不應。夜五鼓。衆復請曰。此來爲擊賊也。今賊近咫尺。而一日夜不進。律以逗遛罪。公能任之。吾輩不能也。吾輩亦領兵者。將獨出矣。公乃命四騎往曰。近召賊來。吾擊之。四騎相顧默然。公曰。往視賊當齊隊。汝則罵之。彼當來。令二騎還報。四騎既往。密令步兵伏於隘。馬隊伏於右側。賊果以一千人來。方度隘。步兵猝起。賊驚反走。馬隊遶而蹙之。斬獲殆盡。方賊之來也。別有賊千餘。緣山逕出。期上下夾擊。公預令十人登山伏。約賊至。則鼓比至。十人者鳴鼓大呼。自上馳下。賊潰竄走山谷。公以八騎追之。過一山梁。奄遇賊數百人。踵至。公令騎下馬坐梁上。近發大石下擊。賊退。自相壓擾亂。乃上馬衝之。大衆亦至。又大獲。是日也。賊二千餘人。僅有逸者。日

不穿其地  
上擊以槍  
上下交攻  
賊無生理  
矣

天寒而兵  
欲變無怪  
其然得公  
數言三軍  
之士皆如  
挾纊矣

哺。遂進圍司寨堡。堡堅厚。賊守禦嚴。公慮吏士不得息。又恐賊乘間衝逸。乃度堡後隱處。安營帳。俟暮夜。令卒土更番。賊不之知。明早力攻不下。令卒負板。潛至堡下。穴其牆。半日而牆壞。積土如坦坡。遂登其堡。而以鎗炮下擊。賊自焚死。生擒二百餘人。於積尸中驗之。得李文成屍。送總統大營。殺賊破寨。凡兩日。實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也。

嘉慶六年十一月。公率鄉勇三千。勦南山賊。過華陽營。值大雪。軍士嗟怨。猝然起。反戈相向。左右大驚。公仰天笑不止。軍士怪之。勢稍定。矛戟上指。公徐召頭人。謂之曰。若輩何乃相戲。頭人曰。士寒甚。鍋帳未具。故欲還耳。公曰。軍士昨有言此乎。曰未也。今始行時言此乎。曰未也。公曰。汝早以告。卽不發矣。吾豈不恤士卒者。顧已在途。制軍在後。烏可以返。前去六十里止宿。任留數日耳。衆遂行至二郎壩宿。令查造意者。遷延不報。公已調知之。明且從容步行至村口。坐召一旗人畢。問之曰。有昨日造意者乎。衆曰無。公曰無。卽去黃柏園宿。已備犒

人各肉一斤矣。一旗畢行。又召一旗問之。如前。至第八旗。令某某二人者留。餘衆悉前行。乃斬二人。以首徇衆。士帖然。

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公至滑縣大營。二十七日奪道口。十一月初三日。得高公杞兵。遂圍北門。時桃園賊距城北三十里。內外合勢。公接戰數日。旋掘壕植柵以困之。初九日。總統命追賊首李文成。二十日破司寨。二十五日回大營。先是何副將格都統於城之西北及東面穿潛地道。將至城。公視之。不合法。請更穿之。總統曰。君破司寨。勤苦至矣。宜可少休。公曰。滑城堅。昔人以八萬衆攻圍四十日不下。令兵才萬五千耳。攻城無善策。地道不如法。賊將覺之。徒費工力。今更作之。賊必不虞。假令知之。更爲疑道。則攻可成。豈以勞乏辭乎。固請乃許。二十八日。於城西南隅掘之。尺許。卽見水。不可穿。乃以布囊土成夾道。上覆以板。漸逼城。距三丈許。賊以大木支巨石擊之。不能前。遂於三丈內穿之。比至城而前。西北及東兩道爲賊所覺。無所用。至是賊又覺之。以碑石下擊。道復

不辭勞苦  
公可謂忠  
於國事者  
矣



賊知備而  
其計中矣

壞。公命於南更作。故令賊知備。而密於北斜穿之。每進以厚板支四面如屋。度已達城下。復轉屈橫穿二尺如門。更進爲大坑。實火藥其中。以土囊塞門。藥發而城遂崩。十二月初十日也。是役也。何格二公爲地道四十日不成。公以十二日成焉。又揚言於賊。吾以地道進。期初十日破城。賊果於內掘濠以備之。而不虞其用地雷之法也。公招降者三。賊不應。宋某者。賊首宋元成之子。司寨所獲者也。使招其父。及牛亮臣。二賊欲降。而徐安國倔強不從。遂已。至是城破。公令軍士登其城。毋下擊。悉令婦女童穉出城。禁吏士標掠。而自坐城缺處視之。三日乃盡。有紳士四人。自言非賊。予四旗。令招被脅者二百餘人。悉縱之。公又言地道直穿有定。而斜穿難準。以羅盤定之。針旋轉不已。或教以卷蓆如筒。接之達口外。針始定。蓋氣得泄故也。然數尺之口。不能泄氣。而數寸之筒。反能泄氣。斯理之不可解者。

嘉慶十一年七月六日。寧陝新兵變。公時署固原提督。獨龍夫人在。知將有變。

夫人有先見之明。之震不從。其言至起。他日之變。惜哉。

既欲反矣。而猶知受恩深重。可見誠能動凡事。皆然。

使謂署總兵參將楊之震曰。米折兩月不發。洵洵將反。速借給以安其心。慮有他者。吾家當代償也。之震曰。衆兵恐吾耳。烏敢反。且釁非由我。何懼。不聽。更以威脅之。衆益怒。先是頭人陳先能。陳大順等請見曰。吾輩將反。願受大人恩。至重。願送太太去。乃發。夫人以義曉之。且曰。汝等造反而先免我。疑知情。無以白。且我一婦人去。何爲。寧死此耳。揮衆出。外委王清山。公之親隨也。賊令入衛。又分數十人守大門。約餘人不得入。而公前所釋教匪二百人。爲之室家者。知有變。悉入守中門。曰。願以死報。是夜。賊遂殺參將及中軍遊擊。城守營都司。焚南北二城。鎗炮號哭之聲不絕。婦女多從睡夢起。知賊不犯鎮署。多就避。廊室爲之滿。比曉。陳先能等又請見。召之入。叩頭請太太行。曰。吾等已反。勢不能止。將出糾徒衆。恐後來者驚太太。夫人曰。既爾。可命轎來。夫人憐衆婦女不忍棄。令前行。轎在後。百姓擁之者數百人。賊傳呼擺隊。賊在五郎城者悉來。夫人叱之。始退。賊凡送二十里。至石泉縣。縣令陳君聞驚惶懼。民人驚竄者衆。知夫人來。

賊不敢逼。請夫人留。而總兵王兆夢曰。寧陝兵二千餘。非盡反。首事者百餘人耳。速馳諭。令縛頭人來。事可定。兆夢怯不敢往。夫人留六日。乃之興安。兄太守龍君署云。夫人之行也。署中物不暇顧。後四日。示泉民請往取之。門洞開。闔無人。而一七一箸無失者。十一月新兵既就撫。蒲大芳等二十人不自安。白公願往接夫人。公知其意。欲推誠待之。卽遣往。夫人方乳公子。未滿百日。卽抱公子乘轎行。中途蒲大芳與其徒王鳳爭刀傷鳳手。是日宿漢陰。夫人命借廳官刑具。坐中庭。召蒲大芳罵曰。汝反叛。幸宥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反耶。杖之百。加桎梏焉。從者惶懼。終夕未至。寧陝二十里。十九人偕蒲大芳固請。乃釋之。葉都司自發語。余曰。時有廚役朱子勇者。爲賊所怨。夫人匿之。複壁中。夫人已去。子勇入上房。攜銅盆出。遇賊將殺之。子勇曰。太太命取盥具。汝殺我。汝自齎往耳。擗銅盆於地。賊信之得免。

余前聞龍夫人事。頗參錯。今乃得實。夫人時年二十四。使楊之震聽夫人言。則

罪魁禍首  
之震無可  
辭矣

自安義命  
不敢安享  
多金夫不  
之賢固不  
可及

亂可弭也。而王兆夢又怯懦不敢前。致賊橫決。豈亦有數存耶。又夫人謂公曰。事雖定。然當有遠行。公曰。何至是。且已革翎頂而復。又何慮。夫人曰。朝廷事自有法度。兵叛大案。不容無任其咎者。非君而誰也。而公果遣戍伊犁。後公自四川返貴州。或勸帶鹽。可獲利三千金。已積之舟畔矣。夫人曰。以氣機觀之。未必能享多金。盍卜之。公卜不吉。遂辭焉。行六十里。過黃瓜槽險灘。舟幾覆。載重者皆溺。嗚呼。豈獨膽異人哉。其才識固不可及也。

南山綿亘千餘里。有名之峪七十二。老林密箐。窮巖峻谷。深澗巨壑。鳥道猿逕。在在而是。無藉流民。絕棚墾植其中。由來舊矣。川楚匪徒。恃以爲藪。凡經勦敗。竄迹伏匿。莫可究詰。明中堂永總統及他鎮將。以此得罪者。不可勝數。論者比之核桃瓢云。嘉慶四年。經略額侯奏設寧陝鎮。勦入山賊之俾。各師專力於外。分十營兵六千名。卽以安插鄉勇爲善計。規模未立。而任寧陝者。屢以事去。六年。公之鎮。築城堡。建室屋。編營伍。分汛地。設官弁。募士卒。與勦賊並行。期年草

創粗定。而兵糧無本色。月給銀三錢。謂之米折。仿鄰鎮陝安例。公以陝安有本色六之五。祇兩月折色。今南山爲賊所蹂躪。食物昂貴。無以爲活。咨撫軍。量給本色。撫軍以無糧可撥。乃月給四錢。後年餘。部駁不準。並追扣所加額。俟復奏四錢。乃不乞。奏給五錢。部議始準。三年後。物價平。督撫再議。十一年六月。三年滿。應另議。而藩司五月始詳。未敷。六月遂不發米折。兵丁以爲未定者所加耳。原定三錢。何乃扣。衆始譁矣。而撫軍有包穀之給。先是山北饑。南山包穀大熟。奏請將買備賑。五郎同知張某者。領銀五萬兩。春賦於民。秋收之。石價銀五錢。凡買十萬石。至收時。價貴至一兩。民間斛又大。倍於官。以故不肯交。且曰。前領價。吏強與之。同知怒。吏因緣爲暴。衆鬩然起。二千餘人。圍五郎城。勢將變。公令中軍馳往。召衆諭之。更與石五錢。事乃已。至是。撫軍以五郎餘穀接濟。照石一兩扣價。是時包穀賤。且陳不可食。兵心益不服。七月六日。變乃作。撫軍聞變。適楊提督遇春入覲。過西安。偕赴寧陝。率省兵一千五百名。比至。賊已入山。於是

老謀深算  
確有見地

叛者宜誅  
未叛者不  
可誅此安  
衆之道慎  
勿謂除惡  
務盡也

收寧陝兵未叛者六百。人西駐城。固公在固。原十一日得撫軍咨。冒雨行。以三卒自隨。中途答撫軍書。略云。速發米折。以安未叛之心。嚴堵隘口。以杜遠颺之路。如能以身息事。某之志也。至邠州。知賊西竄。已破城汛數處。有出整鄂各峪之勢。改道麟遊。趨山逕。雨甚。數阻水。陷泥淖中。八月一日。夜半抵城固。而是日賊破洋縣。殺縣令曾彰。泗官兵阻細水河。不能救。公既至。撫軍出密紙。呂大文等三人姓名。卽遇春所收未叛者。曰。獲叛兵云。三人欲相繼爲亂。公曰。叛兵欲除此人耳。此三人必不反。撫軍未信。明日。公以寧陝兵六百人屯漢王臺。召呂大文三人侍左右。三人知見疑。故咸感泣。公偵賊在龍亭。欲往賊中。曉以利害。不許。公陰遣人告賊目蒲大芳。授之計。賊趨右水河。犯石泉。公請以師援。撫軍終慮新兵反側不可恃。令陝安鎮王兆夢赴之。後一日。公又請往。撫軍猶以爲言。公曰。寧陝兵六千。叛者數百人耳。若盡疑新兵。是教之叛也。以寧陝兵勦寧陝賊。有咎。吾自任之。乃許。至登石泉城。一騎迅至城下。曰。欲有言。公識其爲賊。

賊至且哭  
日跪非公  
平日非心  
置腹推能  
如此烏能

目董學孔也。繼之上。問賊之事。曰賊大衆且至。公遣左右悉去。令學孔執長刀侍。頃之賊大衆至。遙見公。各頭人棄軍械。大哭前跪。而賊首陳先能陳大順。遙立不敢近。公曰。汝等尙識我耶。自作孽。乃敢造反。念與汝共甘苦久。不忍見汝等駢戮。早自爲計。縛首逆來。悉活汝。否者董學孔安知非汝刺客。可卽殺我。伸頸以就學孔。學孔涕泣不能視。公曰。既不殺我。卽自爲計。來者我待之如學孔。決不疑。目視蒲大芳王奉等示之意。適別賊攻黃州會館將陷。公呼王奉吳占先起。速去解圍。二人往得免。賊大衆退。西竄迎風壩。初公傳檄賊中。令斬首送。先能大順懼。不欲降。蒲大芳畏其徒衆。不敢發。思奪其權。先能自石泉而西。大芳以所掠騾馬。載帶創賊數十人。而已徒步與返五郎。衆竊議曰。陳先能爲帥。不恤吾等。蒲大芳愛我。宜爲帥。三請乃許。由此蒲大芳始與先能貳矣。公慮賊分難制。陰令合先能而漸併其衆。是時德楞泰侯爲總統辦賊。至漢中。檄公安輯寧陝。毋出勦。公之鎮。撫難民。修城堡。招餘兵。得二千。居鎮城七日。而德侯檄

公出勦。初賊之起。不過百數十人。轉輾裹掠。糾聚及遠近匪徒附從者。遂至數萬。知公在鎮城。乃掠而東。破木土坪。犯孝義。將出商洛。公遣兵援孝義。賊以爲公東來。又折而西。出大峪口。祥都統禦之。爲所敗。賊乃西。公率寧陝兵千人。出子午谷。大雨。水失鍋帳。無算。知賊已西。追至暮。之鄂縣。賊攻圍急。城將陷。適省中送馬八十匹。公以步兵營城東。而以騎隊衝擊。矛觸公臂。洞焉。賊不知公之至。以爲西安兵來。分衆撲營。士卒皆力戰。比曉。賊始見公。大驚狂奔。鄂縣圍解。九月七日也。是日奉旨。摘去翎頂。德侯劾公避難就易故也。軍士大譁。公切諭之。裏創復進。至斜峪關。奉德侯檄止急追。是時撫軍駐城固。德侯屯鳳縣。楊提督遇春營方柴關。十九日。公至方柴關。而遇春以八千八。敗。士氣沮喪。公既至。蒲大芳遣人乞降。公進至平木。各大帥皆以兵會。鋒甫至。公出陣前。賊皆下馬。環跪乞降。而頭人數十。俯塵號泣。亦有起爲公執轡依依者。而後賊矛手數千。倔强有欲鬪之色。公曰。汝等懇誠欲降。可退屯數里。明日吾自來受降。賊捲撤。

郭汾陽單騎見回紇。不過如此。



勢甚整。而爲公執轡者數十人。竟隨公不去。宿帳下焉。是夕也。各營戒嚴。公念賊驍健。經戰陣。衆益破。破三城。十九營。汎生民荼毒已甚。誅其渠魁。宥其脅從。則事可寧息。必期盡勦。勢將奔潰。四出。勞師糜餉。不可以日月計。川楚匪徒。其已事也。而各帥多狐疑。不可與深言。黎明公出營。遇提督遇春。問之。公曰。往見賊。遇春曰。賊不可信。公曰。移營前進。試察之。遇春曰。我當偕往。並轡行二里許。賊數騎來迎。公遙見之。止遇春而前。賊曰。馬步全夥。皆排隊俟矣。公曰。蒲大芳何不來。曰。在後集衆。公令賊前導行。遇春止之再三。又遣騎扣馬力阻。公曰。爲我謝提台。死生命也。勿我惜。天佑蒼生。我必不死。爲國息兵。死得所矣。遂馳往三里許。遇小溪。賊馬隊二千餘。跪西岸。齊唱叩接大人。公馬就溪飲。衆曰。大人勿懼。不敢傷大人。公笑曰。馬飲耳。何懼。飲良久。衆跪不起。察其意誠。無他變。按轡行。衆俟公過。乃上馬。自後擁之。進二里許。蒲大芳來曰。集步戰手三千人。陳先能奪去。行矣。公慮先能既奪衆去。或將復來乘我。腹背受敵。乃勒馬定曰。陳

果如公言  
諸帥之疑  
甚無謂耳

先能不降。汝等前聽吾言。於是身後二千騎悉轉而前。公諭以朝廷恩威。父母妻子皆當坐罪。後言與汝等勤勞南山五年。飢寒生死。情同父子。今不惜一身以活汝等。衆皆俯泣願降。公曰。既降。卽縛陳先能來。衆曰諾。三四十騎馳去。公曰。各大帥念我。我去。明日復來。乃馳還。而遇春猶立馬俟。見公大哭曰。爲國效命。吾意與君訣矣。公亦泣。至營。蒲大芳縛陳先能獻。各帥稱慶。遣參將何某查取賊數。而大順忽反側。將殺參將。參將逃歸言狀。各帥色變。公曰。蒲大芳必能縛來。無慮。薄暮。蒲大芳果又縛陳大順來獻。二逆並獲。而各帥咸恐事中變。已聯銜稟德侯。各爲功名計。公力言無他。不之信。明日公再至賊中。蒲大芳我除館俟矣。公謂之曰。汝擒獻首逆。率衆投誠。厥功炳如。爲我約束衆士。給令箭。解佩劍予之。願歸業者。悉予資給散遣。是日查願散遣者二百餘人。送大營資給之。縛傲慢者一人。公遂宿賊中。蒲大芳等侍戶外。夜半喊聲起。鎗炮齊作。公念我在賊中。官兵無劫營理。必叛兵與民匪互鬪。假寐俟。而蒲大芳數十人慮他

賊爲變。拔刀以待。約曰。來者卽斬。頃之聲漸息。大芳私語曰。大人睡熟。幸不聞。明日。公命大芳查前隊。願歸業者。而昨所遣二百餘人。約予資給者。糧臺南山徒衆。未領票散者。不計數云。十月初二日。以鄆縣功。賞還二品頂戴。十二日。以截殺匪徒功。賞還花翎。是役也。故北口提督薛大烈在軍中。德侯令面奏情事。大烈攘爲己功。又奏甘肅逆回案。總督李侍堯拿問。提督剛達發伊犁。今寧陝兵變。宜有處分。於是公發伊犁。後撫軍以新疆換防爲名。派兵千人。蒲大芳等二百餘人與其中。至伊犁。悉爲將軍松均所誅。

南邨曰。奇人奇事奇文。讀竟輒浮大白。今國家亦多事矣。外患頻仍。不亡如縷。安得赳赳如公者而備之干城邪。

### 釋大涵傳

黃之雋

釋大涵。號喫雪子。旣而合雁宕黃山。以自號曰雁黃。雁黃之號著。而喫雪隱。俗姓潘。蘇州吳江人也。九歲時年饑。父母曰。我不能活汝。於是出爲沙彌。就食。旣

忍心害理  
不圖於僧  
界見之

餐風吸露  
可作如是  
觀

不辭拖累  
大發慈悲

絕妙趣語  
可以解頤

長入靈巖。事月函爲弟子。月函善詩。繼起禪師首座也。當是時。督撫大吏皆崇佛。凡大帥率衆弟子所至。輒張具供行李。繼起從其徒四十人。遊南嶽。大涵興焉。繼起歸而南嶽之師。獨器大涵留之。大涵居南嶽。漸有名。其徒妒之。讒於師。謀折其足。大涵覺。乘夜亡。夜雪深一尺。至明僅走數里。僵臥雪中。煦氣自溫。復強起。匍匐行。饑則搏雪食之。其號喚雪以此。抵麓某蘭若。相識僧憐而留之。南嶽亦以大雪不能追。故大涵得從容自楚歸靈殘寺。大涵時已學爲詩。未工。而精於禪。遂參師於溫之雁宕山。時閩寇入溫。縱伐殺。顧亦崇佛。婦女避居佛寺。孩穉繼名於僧者。輒勿殺。大涵左右手抱。又襁負。及牽衣裾而行。所全活甚衆。聞徽之黃山勝地也。往遊焉。得所謂軒轅臺者居之。古屋三間。中堂。東廚。西臥室。峯巒廻環最勝。一侍者棄去。獨畊自食其力。釋耒。則與麓之叢林釋談禪。大涵之耕黃山也。土堅。扣之有聲。忽聞半空有答響者。仰視之。樵伐木也。因吟云。築土登登伐。登木丁丁。遂大悟。詩從此進。後以語人人曰。何乃竊詩經語。大

病羸如此  
而勇猛又  
若彼豈神  
之假手於  
童耶

涵實未誦詩。索觀之。笑曰。彼疊二字。實不如三字肖也。有富人某者。一見大涵。禮敬之。欲就臺爲菴。預輸銅鑄佛像。以次設鐘磬鐃鐸。有汪某與其鄰來某者。窮無賴。歲除。乃相約夜上軒轅臺盜銅。謂大涵獨處可制。而是日叢林釋遣。僮來餽歲。日暮。止僮廚舍宿。大涵夜臥。一盜攬其裘。覺而起。則挺擊其右臂折。方急。聞廚舍中大聲曰。爾來來。十十死。百百死。擊大涵者遽驚逸。則僮持炬至榻前。手皆血。曰。我擊殺一盜矣。掖大涵起往視之。駭曰。此來某也。嘗傭耕識之。於是大涵爇香。誦往生咒畢。偕僮奔叢林。明日。叢林釋呼衆。昇盜尸掩之。負擔鐘磬歸。遂留大涵而虛其臺。是夕也。大涵不死。盜以僮力也。而僮猶童年。又病羸無力。大涵云。當僮之持炬至也。恍惚如見王真君。真君者。黃山相對之九華山神也。其鬚髮面皆赤。豈僮之手血被面耶。而人以是神大涵。謂其道力所致。明年春。雷擊汪某廬。爇其右臂不死。乃以繩絡臂。先是大涵右臂折。亦以繩絡臂。人謂雷報復益神大涵。叢林釋者。故住持海寧安國寺。既居黃山麓。善大涵。久

之亦頗妒大涵。曾海甯人欲迎釋歸安國寺。從沈翰林宗敬入黃山。趣之。釋不肯歸。而盛稱大涵道力。宗敬遂迎大涵。主安國寺。久之。陳詹事元龍假歸里。善大涵。上南巡。名浮屠爭自獻其能。以覬御題。詹事數勸大涵出。勿聽。及以吏部侍郎巡撫廣西。書招之。大涵遂遊粵。泛灘江。適羊城。縱觀羅浮。歸至肇慶。微疾。說偈而逝。年六十七。僧臘五十九。撫軍葬之桂林棲霞山。而銘其塔。大涵長身魁梧。食兼人。不飲酒。其學禪一詩二。亦能畫老松怪石。輕財好施。予檀越餽遺。隨手散。饑寒者以爲常。所居必設像。以祀其父母。歲時不廢。所著語錄未刻。詩已刻者。黃山草十二卷。西湖草二卷。補陀南參集二卷。彈指集一卷。桂羅壯遊集四卷。鹽宮剩草一卷。

黃子曰。子嘗問雁黃曰。何不有弟子。雁黃曰。無足爲吾弟子者也。吾視天下穎悟可爲吾弟子者。唯君耳。盍從吾學。佛子不應。乃與子論詩。其適粵也。子偕行。日倡和。其桂羅集。則子選而序之者也。時兒子元度在側。雁黃書子字示之曰。

熟於字義  
別有會心  
折字家豈  
能夢見

業精於勤  
荒於嬉古  
之英雄莫  
不以勤苦  
始觀於俄  
英二主可  
鑒爲後人

子爲人子。知子字之象乎。父母俱存。子也。一不存。則子俱亡。則了矣。是以孝子愛日。又曰。篆文色字。象如蛇。故君子遠色。嗚呼。考雁黃行事議論。儒也。故不有其弟子。又以不能爲人子。故終身所至。必攜負米圖自隨。是豈學佛哉。俠魂曰。大涵一僧耳。能工詩。能拆字。僧而儒矣。攷其生平。人讒之而無恙。盜遇之而仍無恙。其道力所致。良非偶然。他人敬而禮之。不亦宜乎。

### ●白門酒保

佚名

星公游白門。遇一酒保。自言曾在某總兵處充馬兵。恨總兵官氣頗重。不能力振兵事。嘗曉之曰。康熙時俄主彼得羅。變姓名投荷蘭爲傭保。習其火器操舟之計。近英主之子丁保羅。嘗充輪船水手。其水師提督於風水沙線挂帆繫艇等事。皆親操之。實能與士卒共甘苦。德之將伐法也。客有見畢士麻克請方略者。導入密室。四壁施粉版。爲繪高里奧圖。城市山川村落。歧徑險隘。纖悉畢具。塗抹甚夥。朱墨爛然。問其何故。曰。圖此二十餘年矣。周咨博訪。有誤輒改。已十

不刊之論  
棄之而不  
能用惜哉

三易稿矣。西人方圖強國。莫不躬習勞苦。願公振刷精神。親率士卒。講求兵學。庶幾有益於國。總兵以爲風狂之論。竟革馬兵。故至於此。星公異之。越日以告其友。歎曰。酒保中乃有此人。

俠魂曰。得一奇才。總兵不拔擢之。反斥退之。何其無知人之明耶。雖然。屈身酒保。見賞星公。某亦幸矣。

●四姑娘

善之

曲江宓若琳。豪邁士也。生平足迹遍天下。乙卯之春。余晤之於皖江族次。年七十餘矣。而神明不衰。筋力猶少壯。嘗見其曉起及夜眠之先。必作五禽之戲。蓋善於衛生者也。曾佐翼王幕。老鴉渡之敗。實從翼王脫於虎口。爲言其艱難始末甚悉。并言翼王義女四姑娘事。爰錄之以志英雄兒女之畸節焉。宓之言曰。四姑娘者。桂陽韓氏女也。名寶英。父一老貢生。寶英生而聰慧。三歲。父授以唐人詩。琅琅上口。七歲解吟咏。鄉里稱女神童。十四歲而洪楊之軍起。湘桂之間。



鄭太子忽  
不婚於齊  
亦是此意

今之女學  
生見之不  
知若何愧  
勵

遂爲戰場。兩軍而外。復有無數土寇。竊發其間。當時流離荼毒之苦。有不可勝言者。韓氏一家。倉皇出走。不幸與土寇遇。盡殞於兵。寶英匿草間。亦被執。將迫以行。而翼王師至。遽捨之去。寶英稽首王馬前。慷慨陳家難。聲淚俱下。并詳陳土寇根株。乞爲勦除。以安鄉里。翼王大感動。使偏將以千人掩土寇山中。悉俘之。使寶英自辨其仇。而後屠之以祭。更令具棺木殯斂其父母兄嫂。使三百人任土工。半日而塚成。寶英感恩。願委身事王。王不可。曰。吾戎馬中人也。兵以義動。若自犯之。所部必有因緣爲口實者。非所以兩全也。無已。其以父女稱。而留軍中。俟他日擇壻可乎。寶英敬諾。於是爲王義女。行四。稱四姑娘云。四姑娘爲王掌文告。敏捷無匹。每軍事旁午。四姑娘中坐踞案。運三寸不律如風。左右凡二。各一書生伺焉。四姑娘手寫而口左右授。三牘並成。頃刻千言。文不加點。翼王平時頗以文事自詡。至是亦深歎不及也。翼王自金陵不得於當權者而出。走獨四姑娘以治軍書故從之。故翼王家人皆及於韋氏之難。獨四姑娘免焉。

上饒馬監生。貧極無聊。入翼王軍中。人極樸誠。然小楷以外無他長。惟貌似翼王。非觀其氣宇。不能辨也。四姑娘一旦告翼王。願嫁馬生。翼王笑曰。此腐儒。何所爲而賞識之耶。吾軍中不乏文武材士。屬以軍中倉猝。不暇議婚嫁。若何不早言。欲選壻奚難者。而必此人耶。四姑娘曰。父言如是。然兒意有在。父他日或知之耳。翼王亦不更詰。卽下嫁焉。馬主始願不及此。斯時驚喜以外。別無他言。夫婦二人。仍爲翼王治軍書如故。年餘。四姑娘生一女。翼王將入蜀。賂土司爲聲援。四姑娘聞之。諫曰。夷性反覆。恐不足恃。且蜀道巖險。進退不易。鍾鄧之功。不可倖也。翼王曰。是言吾亦知之。特以窮年用兵。勝敗得失。從無定局。近來朝廷於我猜忌既深。而君臣亦自相疑阻。恐非佳事。吾與爲從。彼偕亡。不如別樹一幟。冀獲一逞。吾聞蜀西藏衛。外險而內腴。地廣而民懦。吾倘得據之。亦一扶餘也。今併力疾走。過城不攻。不過一月。瀘雅之隘。皆爲我有。敵兵雖至。庸有及哉。同時諸將。亦多諫阻者。翼王皆不聽。遂入蜀。初戰頗利。已而入險。土司果背

果如四姑  
娘所料畢  
竟有先見  
之明

報主而棄  
其兒於義  
則不可於  
情

約相持於紫打地。翼王所部不悉塗徑。首尾被截。翼王猶力戰。潰圍走老鴉漩。從者才二千人。清軍合土司軍三萬餘急圍之。翼王度不支。謂四姑娘曰。不從汝言。今果困矣。將自刎。左右急持之。四姑娘謂馬生曰。王平日厚吾儕。將何所爲。甯至今日。自惜身命耶。馬生方躊躇。四姑娘曰。咄庸奴尙戀戀妻孥耶。時手中抱兒立投階下。呱呱一聲。兒碎其首。馬大錯愕。顧四姑娘刃自陷其喉。猶咽其將斷之聲曰。速與王易馬始悟。從王入帳後。少頃軍中傳呼王以衆降清矣。其實王已偕心腹數人變服遁去。宓亦當時衆中之一也。王既脫走入印雅山中。欲收集所部圖再舉。聞馬及軍中健將數人皆爲清殪。餘衆潰散不可復合。王歎曰。事敗矣。奈何。青神山有老衲年九十餘。王之來迎門而候。王訝其前知。與語大契合。衲曰。虜運猶未也。再世而後有豚尾而鼠首。白前而玄後者。斯物出。漢人其庶幾乎。同時從王披剃者五人。獨宓與一劉姓者不與。謂宓當有俗緣未盡。謂劉異日當爲大將。攘白狄塞外。勸王以兵法授之。宓遂先去。求得四

姑娘與馬遺骸已殘矣。窈之峨眉山下。宓之出也。其聘妻年十六七。意謂不轉掠於人。則兵死耳。及歸故鄉。聘妻猶守貞未字也。年已四十有五。宓亦已四十八矣。聞鄉人述其誼。乃婚焉。劉姓者竟復立功南越。方知衲言皆不謬也。然衲竟云。翼王是維摩後身。而四姑娘散花天女也。其信耶否耶。

俠魂曰。四姑娘感翼王之恩。以身殉之。王之脫走。以姑娘之力也。雖然。王能葬其親屬。而又不忍屈以妾媵。其優待四姑娘。亦不可謂不至。愛人者人恆愛之。人何樂而不爲義哉。

### ●杜雲鵬

吳雙熱

盲於目而憤於心。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吾邑有盲者曰杜雲鵬。盲於目而不盲於心者也。雲鵬非生而盲者。至十五歲。患目疾。白雲蔽銀海。初僅昏一目。不半年。又昏其一。雲封疊疊。撥之不能開。而雲鵬盲矣。雲鵬盲。雲鵬日夕以淚洗面。其心憤也。聲可聞。鼻可嗅。手足可動。獨最靈捷之攝影箱。失其效用。聞人聲。不辨其爲誰也。聞花氣。不辨其屬於何種。

少成若天  
性習慣成  
自然

也。手觸石。足踏地。不辨其石爲何石。地爲何地也。目固無恙。而明喪矣。形形色色。環繞眼前。不可得而復覩。則其憤也。不亦宜乎。雲鵬初甚以爲苦。久則習而慣矣。習而安矣。目盲矣。不忘視。目盲矣。覺形形色色。無一非假。再一轉念。又以爲有形者自有形。有色者自有色。無一是假。對於外界之所可直觀者。不能觀。又不能自欺。而以眞作假。雲鵬於是以耳爲目。以聽代視。以手足爲目。以摸索代視。目盲而心愈靜。目盲而心愈靈。蓋其飽滿之腦筋。無所應用。其視神經。從而移其作用於聽覺觸覺諸器官。是不啻爲聽覺觸覺諸器官。加一層肥料也。其能以聽代視。以摸索代視。乃自然之理。凡盲者無不能之。無足奇也。雖然。其敏捷。其神妙。恐未有如杜雲鵬者。雲鵬天性好學。甫達志學之年。已畢四子書。通五經。讀左氏傳及古文詞。能文章。目既盲。其父母咸喟然歎曰。可惜佳兒。今爲廢人矣。雲鵬亦曰。文字因緣。從此割絕矣。奈何。其明年。忽請於父。延師續學業。父曰。兒今盲矣。延師何爲。雲鵬曰。姑試之。父乃姑試之。雲鵬受書。師口講。雲

靜者心多  
妙此種妙  
處皆從靜  
字得來

盲者能如  
是與不盲  
者何異

鵬靜聆而默識之。雲鵬亦學書。師握其手。雲鵬心領而神會之。今日學書。明日便能道某字在某行。某字凡幾筆。今日受書。明日便能朗背誦。一字無訛。及年二十五。師曰。學成矣。雲鵬雲鵬。真絕頂聰慧人也。不盲者皆是不汝及也。是時也。雲鵬能信手書。或真或草。亦端莊。亦流利。紙無格。目不見。而字裏行間。無含糊者。無欹斜者。出其書以示人。人烏知其爲盲人手筆哉。後十年。而雲鵬書愈工。邑之好奇者。往往持幅紙尺。縑索雲鵬書。雲鵬亦欣然自得。輒蓋以印章。曰。盲者杜雲鵬書。然以書法絕妙。苟不知杜雲鵬者。莫不笑而不之信。曰。盲者顧能此耶。以故杜雲鵬之墨蹟。不獲風行當世。則盲累之也。雲鵬盲而不盲之奇。尙不止是。能度綫入針。能撥珠計數。能捕蟋蟀。百不失一。能喝雉盧。捫而決彩。能談碁。能猜拳。能向帳中撲殺飛鳴之蚊。能向室中追襲急足之獵犬。人曾一次與之攀話。苟其人再至。聞其聲而能辨認。曰。非某某乎。屢試無或爽。神矣哉。杜雲鵬。是誠盲於目而不盲於心者矣。人以其盲也。或欺之。或難之。或誑之。

目雖盲矣  
其如心之  
不盲何

或試之而雲鵬未嘗一爲盲所窘也。雲鵬有婦。雲鵬亦有子。子亦盲。盲亦善以聽代視。以摸索代視。此殆所謂遺傳性歟。雲鵬今老矣。日必扶杖向街上行。飲於茶樓。醉於酒家。逢良辰美景。輒從不盲者同遊焉。白眼迷茫。則亦作左顧右盼。仰觀俯察狀。不盲者輒笑之。而不知雲鵬固別有會心也。倦遊歸。家人戲問之曰。今日之遊樂乎。風景如何。雲鵬笑曰。好風景。予樂甚。咄咄雲鵬盲矣。何從知其好。又何從知其樂。雲鵬誠盲界之奇人哉。雲鵬誠盲界之神人哉。吾不知海外著名之盲啞學校。個中盲之學生。以與杜雲鵬相較。過之歟。抑不及之歟。以予度之。杜雲鵬之神奇。恐蔑以加矣。予奇之。故爲之記。

俠魂曰。以耳代目。以聽代視。盲者皆然。不得爲雲鵬異。所異者。能學書。能穿針。能爲盲者所不能爲。盲界得此。雖謂爲不盲可也。世之不盲於目而獨盲於心者。竊恐爲雲鵬所笑也。

---

南北奇俠傳

杜雲鵬

三〇

才



# 南北奇俠傳卷二

譙北楊塵因 武進許指嚴眉批  
蛟川莊病骸 杭縣黃退閣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 奇中困

### ●康生傳

謝良琦

康生。楚人也。以字爲姓。崇禎間擬舉進士第一。以策語直。置三甲。例出爲縣令。生少負大志。既失意。作不才明主棄詩以自廣。世頗傳誦焉。所得縣在大江以南。賦役繁重難治。生不習爲吏事。日與其邑薦紳茂才子弟。飲酒賦詩爲樂。有某某者從生遊。生與共登高山。酒酣日暮。生自起易衣。以粉傅面。更以袍笏朱墨奉二客。相與大叫狂笑。採風者知其事。坐落職。生在江南二年。世亂閉門。日夜痛哭。自念廢棄無用於世。益自放於酒。又以舉世齷齪。無可與語。棄家扁

以縣令而  
戲作優伶  
豈真不修  
邊幅者耶

悲哉康君  
誰拔爾抑  
塞磊落之  
奇才

無限感慨  
無限悲傷

可以前知  
異人之言  
驗矣

舟遨遊吳越荆豫所至登山求當世賢人君子山棲野遁之流冀以舒洩其胸中磊落憤恨不平之氣其遊衡山值三月望後山有人在祝融峯頭陳設酒奠北向呼號載拜生見之大喜踴躍山中人不知其姓名相共驚異生自訴生平遭遇且云今雖憔悴無所恨山中人爭以酒進生生爲引滿沉醉揮淚而去又遊姑蘇有貴人某聞生名數邀致生生不得已一往比進食未盡一卮遽起去又遊金谿金谿人好大言生亦輒與之期其子康留數從生遊忽然命之歸且曰汝父以身遊五岳老矣比有異人言吾壬癸間當死金陵市上果如其言汝必負吾骨歸葬乃呼酒數斗與之飲俱醉及康留醒不知生所在至癸巳冬生果於金陵死焉未死先數日作書與友人累數百言大略言其生平志趣所在雖死不足稱塞識者悲之

俠魂曰康生屈爲縣令而滿腔抑鬱之氣不得不藉酒以消之似狂而實非狂也古今來不得志之士託於疏野佯狂者何可勝道卽謂之狂也亦何不

可。

### ●石鈞傳

楊文鼎

以詩句爲  
救星不有  
將軍此冤  
莫白矣

感恩知己  
每飯不忘  
同憶前情  
爲之隕涕

石鈞字遠梅。吳郡詩人也。家素封。欲爲萬里遊。北出塞外。遍歷遼陽諸境。邏卒偵獲之。誣以採葎干禁。罪當死。鄒鎗解訊。將軍素儒雅。暇以詩酒爲樂。翰問色甚和。鈞作畢命詩。吟哦徹出諸口。將軍聞之曰。南人解賦詩乎。命以題。應聲立就。將軍大喜曰。奈何殺名士。破其械。延爲上客。唱和無虛日。鈞久客思歸。亟請於將軍。將軍不得已。祖道厚贈。命紀綱導之入關。鈞益肆力於詩古文詞。著清素堂集。多蒼莽悲涼之調。書法秀勁。以詩掩其名。歲過京口。必訪時庵子。堅叔作詩旬日。然後去。其人溫淳悃悞。而議論甚偉。性佞佛。日誦佛號數百聲。始與人酬對。每當霜晨雪夜。輒嗚咽泣下曰。不忘某將軍拯僕死也。

陳春巢曰。感恩知己。今古同情。讀竟唾壺欲碎。

俠魂曰。石鈞以遠游之故。遭无妄之災。將軍聞其詩。非特赦之。且優待之。將

軍之知人明矣。雖然將軍固延致石鈞。而石鈞又深感將軍。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風詩所言。讀此益信。

●海幢僧傳

楊文鼎

誠哉是言

僧能如是  
此後何敢  
唐突僧人

海幢。詩僧也。伉爽有氣節。道光丁亥遊京口。過子堅叔談詩。飲啖甚恣。余睨而笑之曰。僧亦嗜酒食肉乎。海幢曰。僧惡夫不嗜酒食肉。而所爲甚於嗜酒食肉者。異日物化。但得一坏土。一片石。題詩僧海幢之墓畢矣。烏用苦持戒律爲。詩多慷慨悲涼之作。蓋不得志而隱於僧者。後出師荔扉丈所作擔簦圖。浼子堅叔題句。荔扉丈沒。海幢爲視殮買棺。不忘付託。可見其交情重死生矣。晚歸天門山以終。

陳春巢曰。以雋永之筆。傳清逸之神。直栩栩欲活。

俠魂曰。寥寥百餘字。而切直之詞。悲涼之意。自能曲曲傳出。看似尋常實奇特。成如容易却艱辛。

# ●黃公俊

佚名

見賢而不用  
固宜

明於料事  
惜哉保身

黃公俊。初名某。湖南人。少負才名。慷慨有大志。放蕩不羈。爲鄉里所忌。乃誓爲僧。不能守戒。老僧逐之。會洪金田起於廣西。黃改名公俊。徒步數千里。走粵謁洪。進策萬言。洪不能用。拂衣去。曰。豎子不足與謀。行見爲滿人戮耳。既去。洪慮其爲滿廷用也。使人急騎追殺之。無及。後既得金陵。聞公俊匿跡皖北。遣使奉書迎之。黃曰。金陵之帝業數年耳。秀全早不聽吾言。今又豈能用我哉。竟不出。未幾。洪氏果敗。不出黃所料。曾國藩既殲洪氏。聞黃名。招之。不應。執之。至曰。我山林野人。何害於爾朝哉。使輔秀全。爾等不足平。吾知秀全得志。亦無異於滿人之所爲。乃不爲之助也。國藩囚之數日。竟殺之。搜其居。得立國論治兵篇。孫子詩稿各書。國藩閱之曰。此妄人也。其言皆荒謬。胡足爲命。焚其書。曾幕友有記其詩稿中四律者。初不敢爲人言。至清之衰時。乃稍稍言其事。並述其詩。其一曰。側身天地一興悲。剩水殘山安所之。最痛有人甘婢僕。可憐無界別華彝。

驚電怒濤  
不作淒風  
苦雨

只謀帝業終何用。餓死荒山不算奇。末二句已逸。今讀此詩。可想其懷抱。又其三詩云。幾輩稱雄幾輩才。荒墳一例沒蒿萊。阮生未必終無路。嚴老而今尙有台。世上事情如轉燭。人間哀樂苦迴輪。淵明也已墮塵網。始賦長歌歸去來。不必拘迂不必狂。安排且往水雲鄉。周公王莽誰真假。彭祖顏回等渺茫。天上年怨離別。人間息息有滄桑。家邦多少興亡事。底得秋窗午夢長。凡物有生皆有滅。此身非幻亦非真。網帶萬古惡作劇。霹靂青天笑煞人。蒼頡要矜小智慧。禹王會弄假殷勤。可憐村婦爭柴米。也當如天大事論。此三詩。殆曾國藩所謂荒謬者歟。

俠魂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三詩皆別有懷抱。首陽有知。亦當引爲同志。

●長安布衣

倪無齋

貞元末。有布衣游長安酒肆。見有士流。則吟詠以求酒。每夜必酣醉而歸。人或以爲狂。莫之器也。寓牛載。時當素秋。風肅氣厲。萬木凋落。長空寥闊。寒雁連聲。

悲感蒼涼  
悽然欲絕

有李謫仙  
之態度如  
讀將進酒  
一詩

布衣慨然而四望。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卉芳菲。鶯歌蝶舞。則不覺喜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則宛若春。及老髦卽如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儼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冥漣漣。老叟聞而和之。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一首。有有形皆朽孰不知。且酌長安酒之句。老叟乃與布衣歡飲達旦。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布衣殆遯世玩物一流人。然日月推遷。落落浮生。盡爲夢幻。惟有以毅然卓立。自殊異於人世。則形骸雖不能無盡。而姓氏必終留天地。斯不至與布衣同抱無涯之戚耳。

俠魂曰。布衣不傳姓字。觀其寄情於酒。殆肥遯一流人物。悲秋一段。實有無限低徊。可作歐陽子秋聲賦讀。

●劉醉鬼

佚名

前清有劉醉鬼者。失其名。或云名正相。梁溪人。負文才。慷慨有大志。每讀史至明末漢族淪亡時代。怒目冲髮。拍案大罵。繼以號哭。誓不應滿清科舉試。痛憤滿清之橫暴。懷種族革命思想。以驅逐胡虜爲己任。洪楊之役。慷慨應命。及東南事敗。避於名山之北。草廬柴扉。面水而居。隱其名。人亦無有知之者。醉鬼狂佯於市。無日不酒。無時不酒。每酒必醉。醉而笑而歌。雖白髮黃口。老婦少女。爭樂與之語。喃喃不厭煩。鄉里間有婚喪事。醉鬼必往。表其情摯也。人呼之曰劉醉鬼。實則舉世皆醉而我獨醒。蓋不知其隱衷別有抱托也。壽八十一。至今鄉父老。猶津津樂道其人。

寄情於酒  
豈徒飲者  
可同日語  
人醉我醒  
不圖於屈  
大夫後復  
見此人

俠魂曰。劉醉鬼以清代之儒生。不應滿人之考試。其心甚苦。其志可嘉。雖無時不醉。蓋亦有不得不醉。不忍不醉。未易爲外人道也。謂爲醉鬼也固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5300B

